

西園存稿卷之十六目錄

序二

黃明府詩集序

孤節流芳卷序

曾子同拙遲稿序

朱未央印畧序

區叔永詩集序

張宗師考卷序

玉山草堂集後序



循州方畧序

廣西武舉錄後序

長春子大丹直指序

竹林小記序

疑耀新序

白社稿後序

黎美周迦陵三年提耶波羅末陀訶

詰戎籌海序

博羅志序

六書故序

白玉樓記序

蘇文忠公寓惠錄餘序

西園大惑序

循州紀畧序

五經一貫序

西園存稿卷之十六

羅浮張 萱孟奇甫著

元孫紹棠孫國樞補闕

序二

黃明府詩集序

余與母弟國子仲蔚以壬午舉於鄉時同籍稱詩者故不乏惟周士與余兄弟最同調最驩而詩亦最著第周士雅不欲以聲病供人耳目居常意有所感境有所觸語有所合乃韻而為詩一矢口輒棄去未嘗示人今周士久捐賓客仲子孝廉逢永

方梓以行曰黃明府詩集余爲卒業五言古一五
言律十九五言排律三七言律四十五七言絕二
十三而與余相酬唱者僅二章與仲蔚者僅一章
何寥寥也夫詩莫盛於唐唐之詩足以傳者代不
數人人不數篇今周士之詩具在噫足以傳矣余
幸後死奚囊中應酬聲病供耳目近玩者久矣災
木落在人間頗饒於周士第皆羸卒三十耳故嘗
語逢永讀西園公之詩如披沙簡金了不得金積
先公之詩如披金簡沙紫磨滿握寧有一沙可得
乎於是逢永屬余爲序宿諾三年不能出一語蓋
念之媿心焉先司徒故以稱詩著聞里中藐諸孤
不能奉持一字以懸國門徃徃有趙伯魯之媿手
澤謂何何以見逢永而爲人子余之詩亦具在何
足以傳惟是子若孫豈不知好紙筆第皆失學從
懶恐不能令文隱堂前有崔駟崔瑗裴述裴迪如
逢永者何以見逢永而爲人父周士之伯子逢一
以名進士壯歲甫爲郎輒脩文地下詩亦最著逢
永梓其詩復獲韓太史緒仲名筆爲介駟與黃明

府集並行於世先第仲蔚嘗有朝徹軒詩且授梓
矣後死者不能巧名筆以行之何以見逢永而爲
人兄今逢永以試風之駒見鞭影躡電歷塊後發
先至有韻無韻擲地作金聲能令洛陽紙貴蓋鞭
一躍而撞破烟樓者數矣金華殿上余方爲逢永
拭目俟之當不減甄逢之獲元稹移書史官韓愈
令其父子兄弟並列國史至微 聖天子殊恩爲
周士加秩者奚止四品西園公何敢爲役欣然捉
筆具數語綴諸末簡以識爲人子爲人父爲人兄
之媿云爾今之史緒仲卽昔之史退之令南海黃
氏父子兄弟一時並列金匱西園公獲以此數語
爲逢之元稹則拜賜不朽矣

孤節流芳卷序

余竊疑焉禮有婦德婦言婦容婦功而不及婦節
 一詩之風五十有六其所稱述德言容功美刺並陳
 亦四十有一唯鄘之柏舟始以節名何董董也豈
 以節為婦德之一不必觥重耶抑節又婦人之不
 幸非可以訓耶司馬子長傳儒林傳循吏傳游俠
 滑稽貨殖佞幸酷吏而不一傳列女范蔚宗迺曰
 貞女亮明白之節世典漏矣君子韙焉然胡中十
 二年生二女者亦為蔚宗稱述則玷我彤管矣夫

婦從夫臣從君義皆一往更兩夫事二姓卽才行
高秀亦豈易之恒其德貞者乎嗟嗟立孤與死孰
難余讀韓太史緒仲所爲翁孺人傳及里中諸縉
紳縫掖孤節流芳詩未嘗不掩卷三嘆婦之節有
幸有不幸也余有同母兄曾大家今七十有四矣
歸於曾甫二十有四輒稱未亡人間者里中二三
父老子弟相率而狀其節於當事者以請諸朝
人無間然副在惇史大都與今相國何公之狀翁
孺人若一婦也獨翁孺人之稱未亡人年逾三十
不應格幸有子冲先生爲之子故復獲以節名爲
諸縉紳縫掖所嘆頌而勒諸琬琰榮於華衮何煩
綸綍乃是流芳曾大家於格應矣亦幸有曾生
聖傳者爲之孫第曾生之言曰名者造物所忌聖
傳不欲大母以節名令後人忌於造物也遂力抵
當事以輟諸二三父老子弟之請余故曰婦之節
有幸有不幸也嗟嗟曾生亦過計矣余嘗讀應元
瑜士女錄及陳文僖公婦人集婦人之以節名者
後之人振振繩繩尊榮安富勒旂常垂竹帛項背

相望也今海內紳衿之士甫階一命亦未有不自
列其節烈之聖善瀝血叩閭以徼 聖明褒寵者
豈皆情於造物之所忌耶余故不暇爲曾生緩頰
卽以曾生所目擊者今郡中故大司空葉公大母
鄒夫人非以節爲 先朝所褒寵者乎今子冲先
生擁一青氍橫經羅浮者甫一載輒爲臺使者推
轂數列薦剡石渠虎觀且虛席矣當事者無不臺
臺盱衡此翁孺人孤節之報也彼造物者不以翁
孺人之節而忌先生豈以我大家之節而忌先生
之弟子耶余居常不勝抱聽鄰書之感數以葉大
司空之勲名爲曾生左券以庶幾於造物之報我
大家者柰何曾生自謂取忌造物令我大家不獲
与身前之 朝恩踵芳躅於鄒夫人也余獨竊幸
者陳文僖公曰求孝子必於節婦之門今翁孺人
以節而成子冲先生之孝子冲先生以孝而彰翁
孺人之節蓋一名立而兩美備焉詩曰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隧外之賦以遺羹者而樂始洩洩天性
必以人合類如此繫我曾生子冲先生之游夏而

西園存稿 卷之六
韓太史之元陽也誠得翁孺人傳而善讀之而天
牖之幡然以葉大司空自期許俾我大家五十餘
年明白之節獲與翁鄒兩夫人並亮天壤不亦抱
聽鄰書者一大快耶嗟嗟頴封人愛其母施及其
主陳先生愛其母施及其門人君子曰陳先生純
孝也其錫曾生者永矣請以是書於翁孺人傳之
左方界曾生以復陳先生之命

曾子向出遲稿序

自來里中稱詩蓋沾沾矣然未有以詩爲社以讀
書爲詩者歲乙丑兒輩過庭旣聞禮亦稍聞詩廼
九合里中二三君子爲社西園謂園公性癖如杜
少陵老而詩律當細且羣公往往問焉斐然吾黨
非園公其誰裁之於是承犧索賦惟園公之馬首
是瞻歲有程月有課於凡良辰美景選勝探奇與
里中之吉祥善事欲以揄揚休美者無不授簡於
讀書社中微齒頰丐芳馥以副閭史時惟曾子同

氏最先鳴故行卷最先出而問序於余曰此小子
春之拙遲稿也余旣卒業不覺恍然自失是何巧
且速一至此乎余居常竊嘆上下三千餘年以逮
今日未有以詩著聞稱曾氏者豈先師雅言古今
獨靳於曾氏耶即先師之門武城郈公豈不獨得
其宗然終生畢力惟在小戴禮曾子問諸書亦聞
禮而已未聞詩也敝衣躬耕日不舉火歌聲若出
金石芸瓜傷根受杖而退鼓瑟而歌皆不知其所
歌何似即其父萊蕪侯爲先師所亟與者洛沂詠
歸亦不知其所詠何似豈郈公父子於先師雅言
時皆不獲與西河魏公相切磋嗟耶自萊蕪父子而
後絕春籟漢魏晉唐至於宋始有南豐子固又絕
元至於我明始有泰和延年其文彩皆彪炳一時
照映千古然隆平松坡臞叟三集可覆按也皆可
與言詩者乎子同崛起三千餘年獨稱詩爲曾氏
亢宗能令余讀書社中作一段佳話即園公且讓
席撤比異日者吾黨小子欲以子同爲平陰侯比
面園公則園公形穢矣子固延年置勿論郈公蓋

以魯得之者也夫魯拙也遲也故七十而後作中庸子同年踰志學以詩行世矣濬心靈以挾混沌氏之竅覩鞭影而超昌禹輩之乘魯者其能之乎行卷之中有夢筆三篇其持論披臆皆前賢所未發余亟以語兒輩今人每從醒中作夢語窮年不能得一語子同能從夢中作醒語一昔輒得數百語是吾黨之至巧者子同至速者子同前爲萊蕪邾國幹嗣後爲南豐泰和益友請易子同之稿曰巧速非知言乎弟余爲子同請益者又欲以子同今日之巧爲異日之拙以今日之速爲異日之遲邾公則嘗言之矣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且且就業久而自省終其身守以悒悒守以勿勿守以戰戰無求數有名無求數有成此又園公行年七十而知六十九年亦皆醒中作夢語故數欲以今日之拙易子同異日之巧以今日之遲易子同異日之速卒未逮也子同勉矣稿凡若干篇爲有韻爲無韻其品之爲三百爲漢魏爲晉唐爲宋爲元爲明則讀書社約亦具在吾無行不與矣吾何隱

西園存稿 卷之十六 九
於子同

朱未史印畧序

自秦孫壽鑄秦璽至勝國始有楊宗道遵印譜豫
章揭伯防泐序而行之於是好事者競以印章名
家然鮮能合作余少亦究心此菴獨喜姑蘇文待
詔父子嘗得待詔自鑄徵仲二字及其子自鑄壽
承二字玩弄久之爲友人文孝廉從龍索去曰此
停雲館中宗器也余所佩服則濟上于中丞文若
若瀛歷城邢太僕子愿侗吳興董儀部伯念嗣成
新安布衣何長卿震羅伯倫葵序雲間周士錢唐

許士衡皆能爲李丞相分研孫藍田拔刀而平康里中又有徐翩翩者字驚鴻亦稱合作嘗自鑄驚鴻二字見貽又爲余鑄九岳山人四字名遂大噪少年場中謂竝流以文藝擅場固不乏獨未有以印章擅稱六書者此洛浦之珮也余因戲言之印章之藝我明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惜皆逸去未嘗不追恨於珠還璧合之爲難也日來嶺南諸人士亦皆以印章相競第惟問鑄鏤不問六書夫六書仰觀天俯察地取爲獸之跡故馬則肉牛則岐雞則拳鳧則滕索其形必按其跡易其跡必非其形故六書點畫毫不可增減象似毫不可參錯位置毫不可移易移易位置是額髻而頰眉也參錯形似是方頂而圓趾也增減點畫是一手一足而三目三耳也名人乎名鬼乎六書八體三日刻符五日摸印六曰署七曰文藉令以摹印刻符以刻符摹印以署署又以文文署以符印文署以文署符印卽李丞相復起能不聘貽故余著歷代玉璽辨謂傳國寶斷非丞相筆夫丞相改古文爲小

篆者不以小篆篆璽而璽魚蟲八體亦起於秦曰
繆篆以摸印也秦之璽不爲繆篆何也漢興尉律
學童年十七能諷誦籀文九十字課以八體始得
爲史吏民書式不正輒舉劾之字學之重如此馬
伏波上書成臯令印臯作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
印白下人人下羊一邑三印其文互異恐天下符
印不正者多夫符印所以示信宜推擇通曉古文
者考正郡國印章嗟以簡重字學之漢而印章尚
爾差謬至孔安國以隸古易科斗故漢人不識古
字開元中以今文易漢隸故唐人不識隸古况六
書不講八體不通之今日乎余嘗謂嶺南文苑出
其下駟皆可以走海內上駟惟是六書之學則虛
無人故梓行元戴侗六書故復爲西園古韻及西
園古文藏家塾以示兒輩惟中表謝孟忠良言精
其菀獨得其解此外若索一解人不可得南海朱
未央數稱六書最晚出而爲印章最著聞四方購
求戶履常滿丙寅秋來游寶安以其印畧介鄧觀
察玄度見訪觀察曰未央絲筆流麗自是我輩行

人余之筆玄筆也不能作未央輩行語稍下數語
如此彼一二妄男子旣欲詭古又欲詭今鑄鏤雖
工問以六書則瞠目張口而沾沾自喜豈自謂亦
有四目世人皆無一日乎未央勉之請以此數語
復觀察西園公亦可爲未央作揭廉訪否

區叔永詩集序

宋大觀初蔡京欲盛行王安石新經故詩賦之禁
甚厲時宰相何正獻公執中遂以御史李彥章之
疏追奪杜甫李白二公官職而力詆秦觀黃庭堅
輩以戒天下之爲詩賦者余每拊掌此大號事宰
相真四公益友也居常嘆恨杜李二公皆我輩面
孔中人止多拾遺供奉官職耳當其身何不蚤自
免去成就一箇詩人而身後始幸見奪嗟亦晚矣
夫詩天地所秘惜鬼神所護持今人所爲耗盡一

生精力終身不可必得者子不能得於父弟不能得於兄一得之則三旌不足爲貴萬鍾不足爲富壯哉杜李二公身前則占斷一時身後則占斷萬世令它人不得少有覬覦睥睨於其間此何等生活尚欲以拾遺供奉橫附二公贅疣乎余故不能詩兒輩數人粗好紙筆往往欲起而爲詩余每獨立輒呵責之汝輩豈滿身是膽福力齊天乎何不覓一易成就太穩便生活徼三旌取萬鍾温飽身

前乃橫取今人終身不可必得者以自苦爲故余嘗以語先友區太史用孺公亦是一詩人止多翰林官職耳太史啞然張生亦得無多一尚書郎乎相與拊掌久之丁卯春二月余浪跡海珠太史之仲子叔永以其楚薈亭懷古旅言諸編相示且請爲序咄咄叔永豈生也晚未聞西園公與尊太史語乎余爲卒業則不忍釋手是何膽力又欲從千載上睥睨杜李秦黃四公生活以從尊太史身前身後皆占斷人間亟爲叔永解頤亦竊爲叔永加額也客曰杜李秦黃四公其詩多窮悲怨悱語難

乎免矣叔永之詩具在雄渾不減拾遺豪逸不減
供奉綺麗不減編脩勅拔不減著作氣恬而和韻
婉而適年未三十進乎技矣尊太史有知當又拊
掌謂叔永熟精文選理且欲續見誦文選於地下
以揶揄西園公之呵責過庭諸子也惟是叔永從
父司徒公季方余同人也數以節義文章占斷身
前身後自今見放能成就一區季方問者余嘗以
詩貽之有却笑樗蒲盡踏坑及千秋原不在三旌
之語季方想當以西園公可為益友者叔永之兄

啓圖更以詩窮舉一明經復俯首麻衣砢砢不少
置豈又欲橫附一太史司徒為詩人贅沈耶余又
竊為二難擣舌矣供奉既卒至唐元和末宣歙觀
察范傳正始得其後裔二孫女嫁為民妻詳劉昫
唐書不知其子為誰若秦編脩黃著作則其子皆
不可問惟杜拾遺乃有熊兒幸無恙驥子竄憐渠
即日宗武好男兒亦止曰能讀老夫詩而已其文
筆亦不少既見拾遺嘗以陶靖節自遣曰有子賢
與愚何其挂懷抱豈亦以宗文宗武皆不能成就

一詩人抑宗文宗武二兒當時未獲一西園公爲
逢人說項以附不朽耶今叔永旣以太史爲父以
司徒爲叔又以啓圖爲兄千秋大業競爽一堂此
余所爲二難橋舌也客曰西園公亦自橋舌矣天
地鬼神秘惜護持者又爲園公扶發無餘令拾青
紫問溫飽者不獲睥睨於其間豈又欲身前身後
自占斷此一段生活乎園公不敢對遂次第其語
以報叔永君其自愛今曉事宰相故不乏也

張宗師考卷序

公之都試我循諸人士蓋春三月也諸人士方歌
雲漢之章余日與二三父老子弟撤蓋却輿徧走
羣望自郊徂宮上下奠瘞如陸忠宣所稱翦爪及
膚剔髮及肌者幾一月矣公以癸亥下車以巳巳
開試而霽以辛未再試而霽以四月之丙子又試
則寅而震辰而霽午而霽啓而復霽俾滄沱旣霽
足矣於是農怵於野賈歌于塗十邑之民牧慶於
庭衿佩慶於泮欣欣相告曰此我督學公雨也余

乃攝齊升堂再拜颺言是役也秋梁公之杻李旣
滿公門曹子建之嘉種且獲膏壤豈惟循之諸人
士實嘉賴之公戰手見謝曹褒守河內段文昌守
荆南先生守循者民所謠旱不苦禱而雨者古今
儷美不穀其何敢聞命旣間乃手一編相示此余
都試諸郡人士以成信者君其評焉余卒業三歎
孟軻氏時雨之化此物此志乎先是廣守馮君序
之一言以蔽曰元脉蓋公嘗爲南省第一人而繹
其義于資始之乾元四時行焉以調元之用芻雲

不行雨不施品物不流形元之調於何而寄惟茲
四月則夏之元也骨敬仲曰五政得時時雨乃來
而其二爲賦爵列授祿位夫群十邑之人士而都
試之非爵列祿位之先資乎錦心雲霞筆陣風雨
流形品物孰大于是我循今日之雨非督學公之
時雨而誰雨也於是二三父老子弟崩角而請前
膝而諦時雨之化敬聞命矣督學公試士而得士
我大父禱雨而得雨何以稱焉合契若是且也以
文取士未必得士得士以文亦可以得雨乎則說

命言之矣若大旱用汝作霖雨督學公之取士以
文也蓋沛然有霖雨之思焉第諸人士方伏崑穴
困側陋弗獲自耀於光明卽軼羣絕倫安能使
聖天子夢我侑我以旁求我故今之人上有能不
以文進者乎今之得士亦有能不以文者乎夫董
仲舒之芻龍亦文耳揚子雲曰龍乎龍乎然可以
得用而誰謂文不可以得士乎故公之行是編也
文也余知公之行是編也非以文也以實也知公
之時而雨則知人士之時而文今人士之文具在
豈不競秀爭奇秀分霏如雨不可名狀總之霽實爲
霽霽實爲霽霽實爲霽霽實爲霽霽實爲霽而啓
亦實爲啓其雨公而及私也爲沆乎則穴出以及
注實及注而非濶洿爲沃乎則縣出以下濶實下
濶而非纖汙爲濫乎則正出以大濶實大濶而非
濶沆以承纖一旦用作霖雨曰督學公之真龍類
如此則是編也非乾元之流形于品物者乎肯哉
劉中壘之術仲父也又曰善化人者以春風風人
以夏雨雨人公之時雨蓋夏雨也子雲又言之鼓

舞萬物者其雷風乎雷不一風不再公之雷風其
鼓舞五嶺者至再至三矣粵之諸人士敢不速也

玉山草堂集後序

嘗困諸生數爲故大中丞鹿城簡亭支公憲學嶺
南時所首拔及上公車家金陵館穀弁州園中以
明春秋家言得太史顧升伯爲研席友故復獲從
先師簡亭公杖履於秦柱綽墩傀儡鰻鱧間蓋日
月至焉徃徃從吳中諸好事得顧仲瑛姓字於趙
孟頫倪元鎮楊廉夫虞伯生諸名流殘縑遺墨中
心知仲瑛當是一代韻士獨未知瑛之有玉山佳
處而佳處之在鹿城也歲戊申抱關滄墅筭鞭多

暇按故籍問江南名勝因閱王文恪公姑蘇新志
得楊廉夫玉山草堂記廼知艸堂雅麗甲江南升
伯太史豈瑛之苗裔耶時亦未知玉山草堂有諸
名流唱和集尚在人間旣罷歸榕水之西有先人
抱甕處爲園曰西園詳西園具體亦曰具體云爾
半畝町疇數區茁藿祗供鮮菜敢曰菟裘朝夕往
還惟是二三牧車樵豎溪叟田更較雨商晴相忘
帝力而已卽性喜梅詩嘯歌不廢而里乏好事客
鮮名流安所得趙楊倪虞諸公相唱和乎竊有天
幸我郡大父陽羨徐公緇衣是好白駒是繫歲時
行部必駐彛門之駕若入習家之池者至再至三
一日忽以玉山草堂集抄本見示此不佞年友王
君雄飛帳中之奇亟欲授梓而未果者於西園具
體將無同乎卽捐俸授剞劂而命不肖萱正其杖
杜因復搢撫它書爲爵里名字畧及集中所遺者
附之令小孫堪佐萱校讐凡五閱月告竣公復喜
而題其簡端以不肖萱比肩雄飛先生爲金粟前
身得無採泉贗綴龍象乎余按仲瑛之爲玉山草

堂也時相繼守姑蘇者汪文節公澤民貢秘書公
師泰風流傳雅照曠一時其遺文具在仲瑛不獲
以草堂挂二公齒頰豈閉戶鑿坏令人望岫心息
抑一公方執掌軍書瘁躬蘭錡不暇一問習家池
耶不肖營一老橐駝身乃能以不腆小園駐公于
旄徽公咳唾至與瑛神交三百年前後與雄飛神
交二千里外卽不敢謂金粟前身豈亦有金粟宿
蘇耶公文章政事洋洋鄉校娓娓口碑者已隻千
言而惜瓊咳慎許可門無私謁郵無私書豈老橐
駝所敢攀附獨詎篤友朋情深丘壑故不肖萱橫
被國士之遇自詭仰託青雲復辱公之命令以瓦
礫而殿珠璣故敢披瀝如此竊爲仲瑛幸爲雄飛
先生幸亦竊自幸也

循州方畧序

是編也我大父章貢金公司李循州爲郡大父陽羨徐公干擷之役圖上方畧於都御史臺及諸監司以時誦未皇即工而公且擢知乾州於是十邑父老子弟手額而請此嶺以東百世之利也不腆十邑不能當公之身拜公之賜宜受諸梓守府藏之庶謀野者按圖而索無煩聚米西園壤父野史也能無一言以副形方余再拜卒業公之再造吾循何計之蚤而防之周乎客曰公李官也一彼一

此有形方氏在不辭牽帥如越俎何余竊否否夫
官以李名从木从子木爲東方生氣實資始焉子
滋也滋養也苟得其養無物不生故余嘗謂司李
者司生也以司李爲秋官以秋官爲司憲憲辟也
得母溺其職乎李文饒曰刑以生民者也兵以措
刑者也刑與兵皆以律言故龍門八書寓兵於律
而不及刑班蘭臺十志言刑不言兵厥旨深矣宋
景文歐陽文忠爲唐書先志兵而後志刑豈如韋
舍人述所云善用刑者以兵止刑善用兵者以刑
止兵倘文饒措刑之意而公之循州方畧亦舍人
止兵之意乎故余於是編而又知公之善用兵也
夫兵不一則勢弱守不一則兵分故傳曰慎守其
一此公方畧竄弊繁處而陸忠宣公經營靈武必
先馮宅之說也宋仁宗朝范仲淹知延州守將种
世衡數語文正公當城故寬州右捍延安北圖銀
夏文正公亟請於上以從世衡城成賜名青澗而
敵不敢南牧者已三十年公之是編蚤計周防上
可以方忠宣下可以匹文正而陽羨徐公蓋夙抱

忠宣之訃謨廣集文正之忠益者按公之圖如公
之指以究公之施蒐冗卒於舊伍以列戍不必益
兵勒新戍以闢萊而贏糧不必益餉或搯其吭或
斷其臂則烽不舉而沛澤自楚檄不飛而鋌險自
戩其再造我循將千百年尚亦有利豈第三十季
戎馬不嘶而已乎故余于是而又知 聖天子之
善用公也公之 奏最也都御史臺御史臺諸監
司皆以公計日入臺爲名侍從而 聖天子矚然

西顧東隅旣失西隅謂何夫乾州故延州錯壤龍

圖老子所憑宅以經營銀夏者也臺臣有公卽牽
裾補牘亦如流輩以口打賊爲昔人掩口公刺乾
州能不以手打賊乎以公之善用刑知公之善用
兵西隅膽破東隅亦自膽破故曰善用公也蓋公
才旣兼八諸所建監又能集衆故以一李官攝郡
攝海豐攝長樂嶺以東諸郡國公之攝巡者過半
清如玉壺冰直如朱絲繩且陽春有脚化雨隨車
四時之氣皆備望之儼然卽之盎然而久之凝然
故播之歎頌勒之琬琰如海豐德政長樂刊語二

錄卽峴首之碑庚桑之祝何以加茲而厥任最艱
厥功最神厥恩最深最遠者則甲子戡定博羅一
役甫七日耳除四十九里之蝨賊奠四十九里之
生靈而永貽博羅數十百年之利澤此之方畧口
碑載道故非壤父所能譔述亦非壤父所敢譔述
若乾州方畧則范龍圖必不得獨先一籌金華殿
中有爲公譔述者西園壤父好音是懷矣

廣西武舉錄後序

代

今上之某年復當大比天下士文試竣而武試
次之蓋天地陰陽之義也時黔蜀之役荼已相次
薙刈而受 賑於肅慎者且執醜 策至惟是金
魚檻獸尚爾游菟嚴猶未解故於武試爲謹矜錄
武試於今日之粵西其謹矜爲更甚云而督學使
者 某甫奉 簡書卽 請急去無似某實代匱
而攝之是役也羣諸郡邑材官良家子都試三日
錄其尤者三十二人升於司馬錄旣成某宜申言

未簡以譙爾多士爾多士之粵臯塗八桂之粵也
是曰桂林夫筵筓不聞名庖屈軼不聞名廷瑩策
不聞名階猗歟爾粵乃以桂名爾亦知桂乎屈大
夫曰嘉南州之炎德麗桂樹之冬榮羅願曰賀四
時而不改柯易葉者桂也爾多士鍾靈毓秀於臯
塗之山可以人而不如桂春秋運斗樞曰椒桂連
名士起爾多士勉矣蓋粵自以桂名士以文武名
者具在史策置勿論 明興二百五十餘年矣余
嘗疑志粵西者獨言粵西文試始於景泰四年以
迄於今若而試凡若而人亦爛然具在而武試則
闕而不紀豈未聞天地陰陽之義抑天下安不必
注意將耶吁嗟垂長衣談清言非乘雪出獵者故
爾單急誰能坐享爾多士勉矣呂丞相曰桂林之
下無襍木今三十有二人者蓋三試而後錄其尤
當無襍人然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人亦能無
襍心否夫古稱熊羆之士必系之曰不二心之臣
夫能羆不二心之獸也螿有館迄有竇千里不遠
陳無已之熊羆困於五犬則熊羆之心二耳故中

之則賓子萬金不中則削十邑卽以吉甫楚狐父
爲師射之矢逸再之不中矣傅彌仁曰削地之爲
災而萬金之爲患也此二心之說也爾多士皆粵
西一時之熊羆也 聖天子拊髀南顧需爾熊羆
甚亟獨於粵爲斤斤是役也初試之六尺秭耳卽
執轡如組舍矢如破敵其秭之人乎再試之八尺
爲侯而敵疾如風雨矢未及出房彼漲天者昧吾
目矣三試之豈不人人孫吳語語鈐畧第鋒亦一
援呼吸死生能復談咲理前人語以應乎此又韓
盧之鞠臯比蒙之奚以熊羆爲也惟是不二乃心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如諸葛武侯衣鐵衣操鐵杖
以車投車以人投人雖身首已殊必全將所而後
已如中山吾丘鶴此信不二心之臣可無媿於熊
羆之士也故兵志曰千人同心則有萬人之力萬
人異心且無一人之力然必已之心不二而後人
之心可同彼請美田宅自污願爲假王生 欲
得當報天子坐鎮淮南賂遺權貴避患其誰信之
又其誰同之故愚之譙爾多士也無甚高論蓋嘗

讀詩矣咏鬼置者爲干城而城可墮爲好仇而仇可離必爲腹心而後可與鷹揚之師尚父同心同心力以奔奏永清之烈此亦不二心之效也不則雖載以赤輶薦於寢廟亦爲蠹而已臯塗之靈且唾地焉爾多士何以自道錄爾多士者亦何以自道

長春子大丹直指序

此棲霞丘通密處機大丹直指非直指大丹蓋直指吾儒善養浩然以配道義者也余嘗習神仙家言白謂紅顏生羽翰杜少陵殊非浪語及居長安得異人疑瀕飛丹之說復謂劉更生尚方黃金可成亦非浪語故梓行家君房所輯雲笈七籤爲護法金湯第老蠹魚不能飽食神仙字令身存五色亦凡胎未脫聖緣非偶今且黃髮老漁樵矣歲丁卯濠梁劉公來判循甫下車輒縮循篆不腆十邑

煥然改觀獲上信下口碑滿於四境卽先師之暮
月而可何以加諸時督學使者方校士則公爲政
矣一經品題十邑人士在驪黃牝牡中與在驪黃
牝牡外者無不人人瞿然願化萱之子若孫凡十
人咸以葑菲爲公桃李故余獲以間請恨相見晚
也一日公欣然出所藏長春子大丹直指見示公
且序而梓行之曰此家大人大中公自躋壽域者
也不穀其敢私之余受而卒業戟手颺言公治吾
循林月有成口碑載於四境其大丹之效乎漆園
之史謂其真以治身緒餘以治天下余竊非之天
下果可以緒餘治乎通密之對元太祖也問爲治
則曰敬天愛人間長生久視則曰清心寡欲無異
語也通密夕君燕嘗令其徒持牒於鋒鏑中招來
爲奴還良濱死更生者無萬數故禳熒惑則熒惑
退禱時雨則時雨應此非浩然之氣克塞天地而
能然乎其可謂之緒餘乎及居崑崙與馬鈺譚處
端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輩師重陽王真
人蒲團中作實際語吾道與孟軻氏善養浩然亦

無以異也我輩何以迺儒爲及四傳而爲金闕山
之祁志誠丞相安童嘗過而問焉得通密脩身治
世之要卒解相印去不復出閭者大中公時爲先
朝所嚮用遽挂冠神武門至今爲地行僊爲無量
壽佛蓋從是編中得蒲團實際者此公所爲梓行
大丹直指以共躋天下仁壽者也通密又嘗因雷
震語元太祖曰境內不孝者多陛下宜明天威以
討有罪公之梓是編也蓋善繼大中公之志善述
大中公之事以大孝載造十邑豈曰此神僊家言
縮紳先生不道乎故余嘗爲之說孔氏釋氏老氏
將無同日真則同是編也恪家君房未及見余幸
從公得之是從大夢得大覺而悔七籤一百二十
二卷之梓行爲枝指也安得縮地侍大中公杖履
而印政之

竹林小記序

今菴苑詞壇彌天匝地迸珠屑玉超乘齊驅文非
兩漢以上詩非三唐以上不足挂齒頰也惟是填
詞度曲當家者鮮以追金元逸軌瞠乎後矣輓近
勿論 國初詞曲當家者劉伯溫王子一劉東生
谷子敬藍楚芳蘇復之諸名流南北爭鳴洋洋盈
耳嘗聞其語矣以余所藏諸小令爲世膾炙如趙
宗藩紅梅驛使楊遂庵寂寞過花朝陳石亭梅花
序顧東槁單題梅王威寧黃鶯兒陳大聲三弄梅

花祝希哲玉盤金餅數十餘家及昔者余友汪伯
玉大雅堂張伯起紅拂徐文長四聲猿梁伯龍吳
越春穠鄭伯庸玉玦湯義仍紫簫屠緯真曇華亦
能以小語致巧麗字取妍播於北里豈不自謂當
家第務頭校眼時或乖刺於元人十法非惟不能
入室即周德清之十六調亦未升堂又何問崔令
欽之三百二十四曲乎故填詞則工度曲則拙以
詞起調以調按詞有可與貫酸齋馬東籬喬夢符
鄭德輝輩抗聲並奏乎夫曲有南北此天地自然
之音也北曲以北九宮統之九宮之外別有道宮
高平厭涉三調故比肉於竹比竹於絲既不揆喉
亦不扞指統南曲者南九宮也變半二聲與北稍
異花前彩袖月下鸞絃足佐觥籌亦堪演習獨房
中馬上難以擲擘王司寇元美曰北字多而調促
南字少而調緩南則詞情少聲情多北則詞情多
聲情少北宜和歌南宜獨奏北氣易粗南氣易弱
又謂北主勁切雄麗南主清峭柔遠自謂此語爲
詞曲三昧余竊不然夫字分子母聲別陰陽何問

南北元人十法或字多聲少或字少聲多南北一也蓋填詞度曲別有才情別有學問南曲不得着北語北曲不得着南語亦猶詩中着詞語不得詞中着詩語不得故有才人不能作情語情人不能作才語有學問人不能作才情語才情學問人又不能作諱語而諱語中有奇語有巧語此又古今南北鮮能並美者獨元美謂北力在絃南力在板則詞曲之金科玉條也余少而宕軼喜歌舞曾館穀元美弁園一日元美爲余徵歌余因笑謂元美公嘗欲令吳下教師改楊用脩洞天玄記李伯華百闕傍粧臺及寶劍登壇諸作公何不自度一曲以爲十法十六調三百二十四曲金針豈畏解故不作如宋正帝畏解故不畜耶元美亦笑而不荅歲戊申分司吳關一旦悼亡未免作有情癡因梓行北雅一編復幸校書秘閣得元人院本數十百種欣然會心數欲爲蘇子瞻春夢記以寄余悼時馮開之太史居錢唐多屏後歌因以重貲募其屏後師以度余詞可免王漢陂以物爲護之誤柰未

及卒業自令見放行唵澤畔而故稿遂飽蠹魚不
可復問今耄矣名山之藏尚須焚膏繼晷不暇作
溫柔鄉生活爲韓叔言執板何幸玄度之竹林小
記實獲我心也玄度才情蓋世爲蕪苑詞壇宗工
哲匠其遶珠屑玉無論有韻無韻片紙隻字落在
人間皆爲鳳毛麟角其爲此記也無亦爲元八沈
醉東風問天公許我閒身莫居官朝裏無人買斷
青山隔斷紅塵再下一轉語耶第沈醉東風止一
小令玄度之記竹林凡一萬六千餘言才語中有

情語情語中有才語學問中有才情語故能入麗

字又能入澹字能入雅字又能入俗字能入諱字
又能於諱字中入奇字巧字皆前人未經道語不
至如澹黃楊柳帶棲鴉之生剝賀方回愛它風雪
奈它寒之熟擣朱希真業足以轆金躡元雄視千
古余爲披金揀金如甘州歌鞦韆墻外飄落紅雲
一片一剪梅燕帶春來春帶愁來駐馬聽澹日輕
籠解語花念奴嬌序芳心含欲吐未許蝶蜂知了
小桃紅睡不着晚將愁鬢整聽隣笛兩三聲忽叫

西園存稿 卷之十六 世口
雲孤鴈遙相應東原樂殘角踈鍾恰五更西風勁
它無情妾身薄命卽置之添虛子所稱元詞一百
八十七家中誰復能辨至於二犯傍粧臺兩般情
况一樣秋光正好把三杯遙酌吊沙場又西風匹
馬人千里南浦孤帆水一方歌之有不遏雲聽之
有不啜泣者乎卽余春夢記成亦當自廢所恨不
得楊用脩王元美諸公爲玄度作玄晏先生而擣
搗西園公作崔令欽耳然玄度此記行歌樓伎館
無不如鄰亭遊女歌王摩詰詩又何待用脩元美
及西園公之爲介駟也更恨盈匕一水欲濟無梁
不獲朝夕酣醉隣僊樓作周卽顧誤王應辨搥從
胡謚尚書鄭光業補袞裴思謙狀元鄭合敬先輩
覓般匕醜事匕宜與崖公覘斗共相標美敢寄一
聲玄度能爲西園公香火兄弟改鏡園作月陂乎
第從政者新有過鏡園乞主人一書作道地史局
如蜀子楊侍郎者玄度亦能手琵琶擊胡牀迸碎
否不則西園公之鉄將軍銅板拍尚在不作春夢
記且作羨陂折桂令紫羅襪老畫英雄矣

疑耀新序

三十年前余爲疑耀凡二十七卷蓋未卒之業也
歲戊申分司吳關焦太史竝黃觀察汝亨讀而嗜
之遂相與爲序以授梓時推事已竣得代僅梓行
七卷余卽奉先太安人還里尚餘二十卷未授梓
也此七卷者頗行於世海內知交徃徃貽書見索
謂二十卷當盡以梓行旣罷歸耕鑿多暇稍事繕
閱相次劄記乃續十有餘卷合舊稿當得四十餘
卷第舊二十三卷年來又多割而歸於西園史餘

故此四十餘卷尚須整比不欲遽焚木耳丁卯秋
郡大父義興徐公博物君子也還吳以書見詢疑
耀七卷不知何人借爲閩禿李贊所著亦大恠事
余疑信相半戊辰初夏余有事牟城過友人李明
府果卿得疑耀閱之徐公之言果不妄謂余止校
訂此書復僞余譔一序王伯穀書之真大恠事也
第此輩殊自賣破綻七卷中尚有數十處未盡改
削卽三尺之童讀之亦皆知爲嶺南張某所著不
待辨也余因自幸嶺外老公車一再仕輒令見放
讀此書者能不以人廢言今獲借它人以行於世
豈非此書之大幸耶嗟嗟蜀才注易李蜀書蜀才
范長生也世以爲王輔嗣博物如謝灵夏侯該以
爲譙周服虔譔通俗文阮孝緒以爲李虔葛洪譔
西京雜記世以爲劉歆韓退之表諫佛骨世以爲
侍郎馮宿代筆又何恠余之疑耀借名李禿以行
之也余憶居西省日禿以妖書株連繫 詔獄余
偶偕同官好事者往覘之禿輒長跪頓顙數十至
破其額余竊咲誰謂禿能佞佛耶爾時余方一覲

其面輒唾地去今僞爲余序者乃謂余青衿時嘗負笈以從禿遊一何誣也余爲青衿未嘗跬步出國門禿自薙頂卽從七觀音居黃州亦未嘗跬步涉五嶺余何繇而負笈從之一且橫罹此誣豈以余亦常合掌於七觀音耶况焦黃二公皆禿文字交往來甚密余疑耀果出於禿能不覷破而肯爲余曲筆否余忖度之二公爲余梓行疑耀七卷時王百穀數欲爲余謨一序以雁行二公余忽忽未及應聞之友人百穀微有憾焉又余嘗有微言見於它籍以禿所撰著業爲朝廷焚禁而行恠者復盛行其書可以觀世矣此語久已落在人間又以百穀亦余文字交可以取信於人故有此破綻伎倆耳因念余前梓行之書道藏中宋張君房所輯雲笈七籤一百二十卷皆經摺不便繙閱秘閣中元戴侗六書故三十三卷皆鈔本未嘗公行余皆梓而行之今吳越間二書皆已覆鐫皆鐫去余名氏第二書非出余之手卽名氏不存又何問焉若彙雅二十卷則世人不能讀者故世亦不能覆

鐫余之書行世而名氏幸留者彙雅而已今疑耀
七卷外尚有三十餘卷及西園彙經一百二十卷
西園彙史二百卷西園史餘二百卷西園類林五
百卷西園聞見錄一百二十卷西園古文六卷西
園古韻十卷今耄矣姓名不復在人齒頰異日有
好事者盡以諸書災木安知不皆爲蜀才易爲通
俗文爲西京襍記爲諫佛骨表乎故復綴數語於
七卷疑耀之簡端非哢哢也亦以自明西園公之
平未嘗合掌七觀音而已

白會稿後序

萱甫就外傳輒有梁簡文之癖長而不倦今白首
矣紛如也歲丁卯江夏董公督粵學政余從諸大
夫之後獲以間請因獲公蕉溪壺園春明讒嘲鑪
頭蚓鳴飲酒長安襍興藥洲五石諸詩而盡讀之
喟然而嘆詩在是矣時五嶺人士不能皆家誦而
戶諷也轉相鈔錄皆如雞林賈人遍於嶺海余乃
謀於公之同人郡司理公安李公輯公諸詩合爲
一編授梓以公同好公自題曰白社稿蓋鄂渚有

社是爲白社海內操觚者爭奔走焉公其主盟也
梓旣竣工余更謀於李公謁公之同宦籍岳伯甫
田陳公以序於首玄晏太冲交相爲重懸諸國門
日月行天矣萱因自念七十之年徃皆宵征冥行
今始得公詩爲照路之燭朝誦夕諷能無一言以
殿末簡而陳公之椽筆業足爲公介駟余何能復
贊一詞第欣願執鞭讀公之詩乃知十五國風之
爲詩與詩之不爲十五國風也周禮太師掌教六
詩必首於風今十五國之風具在彼者天機自動
天籟自鳴信心而出矢口而成豈知孰爲興孰爲
比孰爲賦而興之而比之而賦之乎後之人讀其
詩乃別爲興比賦之三義復襲其興以爲興襲其
比以爲比襲其賦以爲賦而風之義始漓詩之道
始衰矣余嘗持其說以衡鑒今古無論輓近卽黃
初大曆諸君子豈不栢擢賢劇鉢心日錦鋪繡
列玉屑珠逸饒有佳處亦不過鉛華歌舞以媚一
時樽俎如相州顧鄂州花爲叔敖之衣冠郭禿之
拜跪興非興比非比賦非賦何惟韓汝言之眼昏

耳能身白日長夜乎今公之詩亦具在其爲興爲比
爲賦公不自知也人亦不得而知也余則知之矣
惟楚有材惟公名世然公非應酬世俗人故不作
應酬世俗語當其神馳八極心懷四溟言出天地
外思出鬼神表昔人謂力敵造化公實有焉而又
浸液以華敷沉蓄以浩衍約裁以精蔚鎔範以情
致鬱抗以蕤澹驅馭以傑朗畧采艷而篤氣格薄
形貌而顯興寄流自肺腑渾無斧鑿不迎不距不
卽不離十五國風而後數千餘年惟公白社一稿
而已公嘗喜稱杜拾遺蘇端明夫拾遺端明何能
分公之半席乎孔子之采十五國風也從二千餘
篇僅得三百一十一篇耳又不及楚先儒謂詩凡
三百二十餘篇秦火之後遂逸十餘篇安知楚之
風不逸於秦之火乎藉令公之詩出於孔子自衛
及魯之日其采之爲風以與周南召南並歌迭奏
當不止於邶之十有九篇矣今 聖天子舊命維
新留神典籍懷鉛挾冊兩袖欲穿倘得白社稿一
御 乙覽便當滿寫御屏以天地浩露滌筆冰甌

雪椀中與公神骨相副如楊徽之遇宋太宗爲邇
英集賢佳主人矣東方虬之錦袍杜執禮之銀鍾
何足道哉唐蘇渙嘗讀友人詩喜而言曰余髮起
却白問生黑絲謂讀佳詩髮自變白爲黑也李才
江讀賈浪仙詩欲師事之不獲負笈以從乃範精
金爲浪仙像朝夕北面一覓句必先稟命一得句
必先報謝古人之勇於景行如此嗟萱不敏雕蟲
小技童而習白首紛如一旦幸得公爲照路之燭
以啓七十年之冥行昔也昏昏今也昭昭卽髮不
必變黑而心開日明卓爾如立公且鑄余矣獨稿
馘嶺外不能從公劔履於星辰之上數問平津之
閣朝夕北面然心實嚮往之精金之範其敢後於
才江

三 黎笑周迦陵三牟提耶集波羅末陀訶真諦

強圍執徐戊辰之歲類勒窶拏八月之月羅浮有

阿遮梨夜者執籠過寶安黃旗峰蘇迷慮最高處

得迦陵三牟提耶而讀之乃波斯匿和說曰此即

頻伽即妙聲也釋迦譜序郁詹苟而無異鳴迦陵

而不殊讀者能不波斯匿乎第迦陵亦曰共命亦

曰比翼此三牟提耶悅人之目則弗把提天花悅

人之口則優留曼陀大醜也悅人之心則曷利他如意

也且千古自命誰得而共無翼而飛誰得而比白

香山所稱八種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字能得

其一字否故迦樓羅金翅鳥也於焉鍛羽腺陀鸚鵡於

焉噤啄阿梨耶鳥也於焉絕響臺嶠而南卽有迦羅

作者不過爲鳩鳩咤鷄也爲嘶那夜鷹也爲舍羅

鳥也而巳此三牟提耶非素坦纜經也奢薩坦羅

論也離伽書也中之波羅未陀第一義也乎阿遮梨夜

待而毗勒篋藏也以祇夜重誦也凡兩年不忍釋手歲

在上章敦牂庚午月爲頰溫縛度闍七月乃難陀

摩奴善歡也鼻婆沙種種說也毗婆沙實解也而阿陀耶執持

布之以授婆田羅繫也得此三牟提耶者宜聚鉢

擺婆福羅珊瑚也阿濕摩羯婆琥珀也牟婆洛揭拉婆

車米也摩羅伽隸瑪瑙也沒爹蝦羅真珠也蘇伐羅金也

阿路巴銀也而後可以和伽那授記也耳於是舍多

提婆魔窺舍喃天人教也曰般遮于旬五神通人也輩其

末提希思惟也焉於是蘇利耶日神也蘇摩月神也揭而

行之爲語韋提希新學也宣灑弟子也陀羅尼總持也那

謨悉羯羅禮拜也其阿惟越致不退轉也西園慧荼庵主

人題於菩提樹下

西園存稿 卷之十六
詰戎籌海序

今 聖天子舊命維新賢公卿歌原田矣不腆五
嶺謗然而歌帝力以康衢爲華胥者三年於茲歲
庚午雨暘不若篝車空祝餅罄壘耻上下明明辛
未之春深山大澤實啓戎心走險固不擇音食棋
亦未革響當事蘭錡是親帶弗獲緩矣 聖天子
睠然南顧我公遂駕追鋒分藩嶺西復綰海巡二
冢是中國復相司馬也幕府初開從化增城龍門
西郊多壘虎坑麋門蝦萌京觀未築公臨食輟箸
此燭火耳可聽其燎原而後撲乎都御史臺御史
臺唯公之前箸是借一時不二心之臣熊羆之士
亦推公之馬首是瞻掃穴若而人破浪若而人左
將右角若而人誓之於社投之以杙七日弗克必
爾乎取之一交綏一擊檝鬱洞藍氛爛禾泥澳諸
大捷相次露布矣蓋公咄嗟能回天地談笑能動
鬼神故虜功若是之迅捷而成師以出完師以歸
若是之赫奕也且不掩群不貪功旄倪皆反玉石
能分其節制之節而時雨之降乎五嶺之歌勢然

者加額相告公之肇敏戎公已小試於桂山瓜坑
二後故今日之事屢不必室皇劍不必寢門車不
必蒲胥披山屠海蓋玩弄掌股間耳都御史臺御
史臺以功疏聞首推轂公最詳最核一時之大小
從邁者復加額相告遂次第之以授於梓大宗伯
韓公爲桑梓計得詰戎籌海二編序之以詔來茲
至以王文成殷司馬與公頡調桂山瓜坑之後萱
嘗單食壺漿以迎時雨者能無一言從前歌後舞
乎公且命之矣萱再拜而進王文成殷司馬何足
以擬公夫文成之時有王公天用林公希元蕭公
鳴鳳司馬之時有顧公養謙蘇公愚江公一麟彼
謀帥而此蒐乘此摩壘而彼援枹然亦翱翔歲月
乃獲飲至今之日所稱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師旅
非耶絜功課能於 肅皇帝之初 穆皇帝之末
孰難孰易而公一身耳左問發棠右問斲冰朝問
犇鯨暮問集隼不腆五嶺一旦出湯火安在席公
之勞苦功高王文成殷司馬又何足以擬也間者
嶺東二三父老子弟有以桂山瓜坑銅柱爲請者

公曰宰帥有人其敢以煩諸父老子弟今臺嶠而南珠海而北東漸西被五嶺之四境皆式靈焉二三父老子弟將磨崖於四百三十二峰爲公異日帶礪河山左券以副盟府不佞瑩野史也敢不橐筆而往

博羅志序代

邑之有志卽國之有史也國之史史爲政邑之志則衆爲政矣身居桑榆筆操衮鉞有欲去害已之典籍而吾存之有欲快群喙之懷來而吾公之以俟百世懸於國門卽千金不可易一字非行爲百世師言爲天下法者而能然乎博羅故有志問之掌故茫如也殘編斷簡間有存者疑誤相半整比惟艱卽高賢大良來守茲土欲視成事以還舊觀欲採鄉校以愜行路其道無繇往往授簡不能卒業豈終無三長患五不可則亦過矣歲己巳大宗伯韓公免喪里居前令晉江蘇君始以志請除一歲不殺來攝邑篆幸觀厥成塵勞下吏何足以窺公之不朽然嘗有感於世以志名者康德涵之武

功崔後渠之彰德童內方之沔陽皆一家言豈不
斐然成章惟是各以其志還按其邑卽近且恐泥
况於遠乎今且未證况於後乎公志博羅地之紀
有十政之紀有七獻之紀有五文之紀有九雜之
紀有四諸凡書軌躔書運度物察徵應而天道昭焉
奠山川界封域別物植而地道著焉審勸懲示
久遠抉幽隱而人道明焉集於衆而不以衆斷於
我而不以我居者觀俗仕者觀政學者觀教美哉
洋洋乎其不朽之感事乎昔李吉甫以志元和者
謂可志天下公史官也以志天下者志一邑本諸
爲百世師之身徵之爲天下法之言故行而能遠
信而可傳如此康崔童三公起而讀之能不自焚
其研乎海內諸郡邑志乘皆得出公之手必非文
勝之史孰謂孔子卜而不取諸賁乎是後也不穀
有厚幸焉朱元晦之知漳州也甫下車卽首問漳
志不可得乃爲漳志二十卷至忘寢食張敬夫以
爲識先務然亦勞遽矣不穀一受事卽獲公之志
日置案頭幸有所藉手以逭官謗故不敢不竭其

愚妄以數語上來茲惟以公今日之志博羅者治博羅而博羅治矣卽俟諸百世不惑矣

六書故序

蘇子瞻自言我聰明不及曾子固子固一日能識九字我一日止能識五字晁景迂晚年日課識十五字不知張生終日亦能識一字否我朝右文而治載籍極博者代不乏人獨於六書闕焉弗講縉紳先生每披解伸楮往往文與音乖音與義舛點畫偏傍位置判合惟俗是襲此豈考文之世所宜有乎昔司馬子長揚子雲皆好奇字然皆未有所撰述以成書行世又何恠於輓近也余爲此懼

通籍西省日復請秘閣所藏古今言六書者數十
百家而捃摭之爲字鱗凡三百卷因得先儒或侗
六書故於秘閣塵編中則抄本也一時縉紳先生
始知有六書故兢相抄謄費至二十餘金歲戊申
余典權吳關還里迎母八年彙筆諸所著述凡數
簾寓於白門舊館爲祝融氏所妬併字鱗而舉群
失之數欲再爲捃摭而古今成書言六書在秘閣
者弗獲再請乃携此抄本授梓權署中卽吾子行
數相抨射第較之復古編六書精蘊六書索隱諸
書數十百家猶爲此善於彼是書行有與馬楊二
公同好者得而讀之操觚伸楮自可仰及曾晁二
公以勝蘇文忠而自免於終日不識一字之誚是
書也亦考文之世巾車中不可闕也嶺南張萱題
於權署之慈塵齋

白玉樓記序

嶺南故未有以填詞度曲爲傳奇行家者輓近韓孟郁始爲青蓮詞六聞其語也鄧玄度觀察繼爲竹林記余嘗序之以行世矣二君宏博自命風雅皆足以領袖時流惟填詞差可分元人半席而度曲以授盧綱李良辰蔣康之諸人於華林戲中徵腔按譜字或捩語語或捩聲聲或捩調若苦心偏至則玄度填詞爲之效語玄度銅將軍鐵綽板唱大江東去終不如柳渡曉風殘月玄度低首歲

壬戌宛陵梨園以余友湯嘉賓太史書至曰此崑
調也西園幸以北雅按之北雅余所梓行元人小
令以悼亾馮開之太史序而擊節者也余嘉其意
亟爲開場則四平調中稍知執卷掩抑頂疊關轉
者余因胡盧以報嘉賓夫豈謂且非南北兩九宮
之正始欲以十一調出於四平之嚙其部頭板眼
於九宮有不捩乎是江以南且不可數得趙宗藩
紅梅驛使楊邃庵寂寞過花朝陳石亭梅花序余
嶺以南又何必以良工示拙也夫絲不如竹竹不如
肉虎行家豈器肉不能比於竹竹不能比於絲卽
遇雲邊梁亦魁蛤吠村而已余所梓行北雅無論
長篇短什每令轉春鶯度之未有不可比絲竹者
今耄及之矣有情不痴無弦可續不能以黛玉軒
行家生活付囑乾荷葉卽王十六秀才見貽拍板
一串亦陪傳大士唱金剛經耳一日陳集生太史
以白玉樓記屬余爲序曰此友哉季喬生以悼友
哉仲文止所爲賦鶴鴿而悲終鮮者黛玉軒主人
能按北雅作周郎顧乎余爲展卷三嘆屏後無人

且花似霧中看不能迴環諷詠第數行甫下瑰詞
麗語擲玉迸珠綽態柔情溢於毫楮咄咄喬生尚
未勝冠而遊戲翰墨輒如此安得起玄度於九原
今舒雅輩拍板分場而角乎園公鑿坏久矣太史
寫葉齋頭時以孔李之好歲一至焉文止與瑩兒
皆舉恩選蓋世講也遙聞聲而相思文止未嘗爲
余一賦高軒過余亦不獲如權璩楊敬之王恭元
一探古錦囊覓文止嘔心物徃徃有當前不御之
嘆嗟哉文止薰以香自僥膏以明自煎便覺風流

頓盡亟爲掩卷河山雖遶風景不殊聞笛披帷蘭
摧玉折惟此記時在案頭神理綿綿寄我冥契何
必撫塵而游以犀柄塵尾著棺中也第不知鬼詩
工孫地下能承當不曹文姬何物亦幸而著籍鬱
輪袍乎余故攬筆攝日者久之君家笏已滿牀戟
皆列戶集生太史不媿科名爲文壇宗匠喬生後
發先至欲令貫酸齋喬夢符鄭德輝諸公無處生
活是千秋大業皆已占斷一時卽雲韶僊樂亦都
將去又不知徃日頴陰德星聚時君家頴川將車

者持杖者載著後車者有文止復有喬生否請以
詢之韓吏部壬申初夏西園公題於品花軒時紅
紫粧就鴛錦凌波綠樹帷成鶯簧出谷珠槽忽沸
初醒權伯登場頽生噴案

蘇文忠寓惠錄餘序

東坡先生嘗自言命直磨蝎宮與韓昌黎同故昌
黎寓潮先生寓惠余竊否否此天欲爲五嶺借二
公以藻飾其山川於是潮有韓惠有蘇余嘗過潮
欲爲昌黎寓潮錄而昌黎寓潮八月耳僅得其驅
鱷魚遊大顛二事不能成書正德間郡守莆田方
公良節幸爲先生寓惠錄行於世時多挂漏余數
欲補輯而未果也祿命家亦有謂余命宮與先生
同者余謝不敏西園公何物敢上同先生惟是生

平嗜好往往有高山之仰臨池揮灑登樓盤礴每
欲為先生捉刀而名山之副國門之懸亦頗能窺
先生脚板獨不能分先生半席者先生雖遷徙不
常困頓道路然芒鞋竹杖幸徧東南名山勝水間
筆視良朋緇黃名宿寒暄問訊朝夕嘯歌雅詠玄
言錦笈囊全與我眉爭高余一見放輒匿影羅浮
行險榕水如退院僧禁足時有拈弄亦魁蛤吠村
而已故數登白鶴峰問先生故居不能無身世之
感因取宋錢濟明祭先生語而潤飾之題先生之

楹曰繼孟軻千四百年文章業障降鄒陽一十三
世罪過輪迴無何為翟夫子鄰人毀去此與先生
留題錢唐寶山精舍為數小子剗削何異故小園
甫其體即為春夢祠祠先生亦取先生過僂遇老
田姬語也題於楹曰藉藉千秋敢謂我為公再出
栖栖一世有言公是我前身蓋刻畫無鹽唐突西
子矣一昔乃夢朝雲訪余五石瓠中日西庵先生
敬問起居余覺而悟孫西庵嘗有夢朝雲集句詩
二十六篇楊文懿公謨惠州郡志未及表章一昔

之夢朝雲得無意乎余因自哂二十年前有樂籍
月兒者來自錢唐乞歸西園堅以朝雲爲紹介豈
欲如先生爲秀蘭賦浪花浮蓋都盡伴君幽獨乎
時余方欲遊五湖不能作老伶玄也亦出賣文錢
數百緡償其部頭一宿而覺卽令還錢唐燕子啣
將春色去何必問落誰家兒幸自愛能作粘泥絮
否因爲贈月詩十章笑而別之兒卽欲結同心亦
須西陵松柏下耳且朝雲自錢唐來惠州兒從惠
州還錢唐自是一種佳話今兒尚無恙數四寄聲
兒日夕從雪衣女三生石上誦觀音般若經作在
家尼矣不知異日兒亦能誦六如偈禮六和塔中
仙否余以一昔之夢不可負此香魂數欲捐貲重
新朝雲之墓購貞珉勒西庵集句諸詩於六如亭
中環視其舊隧半爲叢塚不便畚鍤雲間陳仲醇
言惠州朝雲墓守塚百餘家至今清明奠饋如祀
先祖殊不然也辛未春余婚歸善黎是因壁水園
重梓先生寓惠錄或增或削先得我心然尚遺脫
數事欲亟語之而繡梓已行矣自苦老日將廢不

能纂輯令次孫陞暨中表謝良言皆能博古遂發
藏書令良言偕陞相與蕞薈會以補錄之凡先生寓
惠遺言遺行或一事而首尾見於他書或異事而
他書可以互證者時觸類以旁引時臆度以侈談
發前人之所未發疑後人之所欲疑隨筆綴焉知
我罪我非所計也若先生之節義文章宏鉅著聞
者具在史傳墓誌其單言瑣行無不式玉式金爲
史傳墓誌所畧他書所詳者亦皆足以興起百世
助揮塵而供捧腹復捃摭之爲東坡先生傳餘因
讀山子菴西湖志志朝雲者語焉弗詳令我惠州
名媛爲鼓子花故亦爲朝雲一傳寄示月兒此余
西湖歌所云雷與西園細描寫也亦不知錢唐諸
名流異日有能爲月兒立傳者否若脩六如之偈
勒西庵之詩則春夢祠實與聞焉辛未七日題於
西園之品花軒

西園大感序

相地而葬三代以前未聞也古人相陽宅不相陰宅故周太王聿來胥宇語在余梓行八宅周書序中周公卜洛瀍東澗西惟洛食亦以奠鼎建都耳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而爲之圖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二曰族墳墓其制甚詳皆以昭穆尊卑前後爲度而死於兵者不得入其兆域故周公卒而還塋於郊廓亦自遵其制不敢違也其卜世三十一

年八百豈由於郊廓之吉壤耶周之末子孫繁衍世祚久長莫過於孔子而叔梁紇塋於五父之衢母顏氏亦合塋焉季武子魯大夫也寢之階下杜氏不以爲嫌而請塋之武子亦不以爲嫌而許其塋此非後世所患近於宮室道路者耶故秦漢而前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未有相地而塋者卽秦始皇營塋驪山亦止言侈塋未言何者爲吉何者爲凶漢高祖塋豐沛曰長陵列侯皆祔塋於前唐彥謙嘗著之於詩矣時猶曰郭景純塋書未出至唐太宗之塋昭陵則塋書已行於世矣后妃宮主宰相諸王已下附葬者一百六十五人蕃將附葬者九人又與劉黑闥之墓相近時袁天綱李淳風皆精於相地者未嘗以爲非而唐之享國亦三百餘年是唐之時亦皆如漢初倣周人之族塋何嘗相地而塋也余嘗疑張平子冢賦所述上下岡隴之狀一如今葬書尋龍捉脉之爲者豈東漢之末相地之術卽縉紳先生亦嘗言之乎至晉郭景純乃詳著其說世見其塋母暨陽卒遠水患符其所言後

人遂以葬書爲景純所作與今所行青烏子葬經亦謂出於漢初余皆不敢信也使葬書果出於景純胡塋學止知其可遠水患及爲人葬龍耳可致天子問而不知受袴褶人於南岡頭雙栢樹枝間得一大鵲巢年止四十九耶故景純葬書自齊梁至隋唐縉紳先生不道宋司馬溫公謂景純之書自以神功可奪天命可改爲欺天罔神謗造化而誣生民欲焚其書以禁絕其術亦篤論也然其術非惟不可禁逮於今自天子以至庶人皆惑而信從焉呂成公亦力排其說而朱信公師友之間其言相地更詳余皆不敢從也程正公曰死者安則生人亦安此仁人孝子必誠必信之意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故牧堂老人之訓其子文節公也人子不可不知醫父母有疾委於庸醫之手以殺父母與已弑逆同不可不知地理以父母遺體委於俗師之手葬之凶地體魄不安如委父母於壑同文節公過庭聞斯二者不知亦能醫否獨究心相地之術從朱信公遊其術益精信公改葬其父饒

州公於崇安寂歷山又改葬其母祝夫人於崇安
天湖之陽皆文節所卜也於是文節相地著聞江
諸人士無不群趨之以改葬其先人者逮紹興
間言官沈繼祖劉三傑以僞學疏擊信公波及文
節目爲妖人謫道州有無名子投之以詩曰掘盡
人家好丘隴冤魂欲訴更無由先生若有堯夫術
何不先言去道州聞者絕倒是文節公之相地已
不能見信於當時矣故余嘗謂藥餌雖良不能使
病皆有瘳相地雖工不能使葬皆蒙福則用藥者
非李常之相地者非黃撥沙也然病必問藥葬必
相地此人間世兩大惑卽賢智不能自解免者故
司馬溫公有不爲相必爲醫之語余竊儀焉二年
之艾徃徃蓄之以丐瞑眩亦徃徃奏效蘭臺內經
諸家言手不停披嘗爲西園續命方一編數欲梓
行而園公之善病如故也此余之惑一也家藏唐
以來諸家龍穴鉗訣如玉樓寶照紅鸞白鶴青絲
玄脉九曜九輪八斧諸書可數牛腰亦手不停披
因與彤家老宿泰和蕭君元初擇而輯之爲陰宅

四書梓行於世不知世人亦見信否余亦不能自信也今里中無老幼賢愚酷信形家者十而九矣卽兒輩亦皆靡然漸於其說地師接踵而至躡躑荷鍾境內外之原野幾無完膚然後至之地師必訾議前所卜者爲不吉而更卜之又後至者亦復然先儒有言地師生子必悖逆謂父子各執其說以攘一時之利非有灼然定見卽父所卜子必訾議之也何以故今之地師遠離鄉井跋涉山川以餬其口於四方而所至未必皆得吉壤不漫然以一壤應夫人之求能不枵腹而立稿乎又何暇顧繼至者復訾議其後也故以余所覩記里中得吉壤者自祖父以來地師未嘗一至其家彼居停地師手不離地螺奔走原野兩足欲痕旣不能得一吉壤且得凶壤如某某者與父母疾病委庸醫何以異夫形家亦多術矣總之不出五星生尅龍穴沙水五端余復盡發藏書殫力探討於陰宅四書之外得其簡而盡精而要淺而易曉者輯爲一編以示兒輩使知五星龍穴沙水自有本來真面目

卽耕叟樵童皆能指點惟是先賢云山不言水不語故今之地師口雖能誑眼未曾開徃徃指吉爲凶指凶爲吉如唐姜撫之醫以千歲藟爲長春藤以杜蒙爲旱藕徃徃殺人此非地師之果於誑人亦由畢世不知五端者爲何物也又何哂焉蕭君受而讀之戟手曰今之地師非元初不敢登公之堂者亦於五端未曾識面恐公詰之無以置對耳第此編一行令我輩形家何處作活里中輒復譁然西園公亦大惑不解者乎請名此編曰西園大惑名園公曰不解老人余低首唯唯遂以命劖刷氏辛未五日西園公題於蠹閣

循州紀畧序

侯令歸善三年有成矣善政善教仁聲仁聞洋溢
五嶺間民無能名焉是紀也亦紀其畧云爾美哉
侯也年未而立輒成名進士未嘗習爲吏者甫釋
褐而今歸善輒若老吏然一報衙瞻視若神明門
無私謁郵無私書而和柔怛惻爲衆人之母境以
內若屬毛離裏無不撫摩而衽席之條教一懸爰
書一出若皎然照膽之銅轟然破柱之斧益然黍
谷之春藁爾歸善何幸而爲侯之氓乎侯文筆翻

四國存和 卷之十六
翻鳴琴多暇游戲翰墨匠心而語矢口而成餘綺
散霞金聲擲地爲政風流五嶺無兩新語之賈新
書之雲復見今日諸上臺以文章政事萃於一人
亟爲褒嘉旰衡嘆賞署以上考不一而足其言具
在皆實錄也一時操觚諸名流莫不侈爲撰述以
揚休美其言亦具在卽歌中和樂職者何以尚諸
歲癸酉博羅令永新劉侯以入 覲行侯且治裝
偕往歸善之紳縵群請於上臺謂歸善非無事之
日也諸父老子弟不能一日免於侯之懷者侯遂

畱行詣上臺復謂博羅時事亦孔棘矣必得侯兼
攝乃可再造於是侯署博羅凡九隄月諸凡善政
善教仁聲仁聞載在博羅德政錄者傳播五嶺若
揭日月今歸善父老子弟幸侯 奏氣而函循州
紀畧微言於余以博羅德政錄爲請侯不以歸博
爲兩地而異視民公豈以歸博爲兩地而異視侯
乎夫民之事上猶子之事親也親有美而子不揚
不可爲孝子上有美而下不揚不可爲順民惟公
畱意豈再拜受簡遂綴數語於簡端爲侯介駟卽

西園存稿 卷之六
曰阿私所好亦何詞之與有

五經一貫序

國初設科取士

太祖高皇帝諭宋公濂曰士必

兼通五經久之就試之士鮮有能兼五經者又諭
濂曰一人能兼二經亦可矣又久之卽兼二經者
亦不可得故今制初場四書三篇一經四篇第人
止一經且窮年亦未必皆能誦通雖白首尚紛如
也是二經且不敢望其能兼况五經乎惟欲學者
乎通五經故今登第而爲庶常又必兼二經猶不
六 國初取士遺意日來有議欲倣朱晦翁分年

西園存稿 卷十六
之法如子年午年以易詩書為主而禮記春秋次
之專一經者四書三篇本經四篇通二經則每經
二篇通三經則本經一篇兼經各一篇通四經五
經則每經一篇與四書凡八篇卯年酉年以禮記
春秋爲主而易詩書次之兼通經義一如子午之
例若時務爲儒者所當究心而不可廢者則不容
分附至於詩賦亦足以見志而博雅之才多從是
出三場似宜去五判而增詩賦三場勻稱乃得入
選則人知自奮而通經義識時務者工詩賦者當

漸出矣夫時務不通五經何以爲斷案詩賦不通
五經何以藻飾五經兼通豈第爲初場而已耶今
陶顏公茂猷於鄉試初場四書五經凡二十三篇
已破格獲售今甲戌南宮之試顏公初場一如鄉
試亦二十三篇主者懼不合格上請奉 旨特賜
進士王會試小錄卽以顏公冠於三百名之前蓋
異數也計今 朝廷必勤爲功令士必兼通五經
彼止通一經者尚可詭遇乎第一經已通又通他
經卷帙浩繁中人以上二三年亦未必五經皆能

西園存稿 卷十六 李
兼之欲以此責兒輩必不可幾也余爲此懼故拆
五經爲五經一貫首易次書次詩次春秋次禮記
易詩書三經皆錄其全文春秋則錄左氏傳間錄
公穀二氏傳禮記惟擇其可以試士及可資於制
義者錄之凡十卷卷卷皆五經相次學者受之本經
外止有四經日讀其語日釋其義二三年五經皆
可兼通其功不亦便且逸乎此爲兒輩中人以下
者設於家塾不敢以示人也

長寧邑侯陳公詩文序

余束髮而遊海內於海內之以詩文名家者皆獲
以金蘭獨知之契盡東南之美授分定交益更僕
未易數云第其人未嘗執手版爲塵勞外吏故能
以塵外身作霞上語千秋大業往往副名山懸國
門執雞壇之牛耳爲詞林赤幟卽余以固陋聞於
千秋大業何所識知惟是早尋初服入山垂三十
年妄意千秋自誦通以逮今日稍稍有所撰著謬
以災木海內之嗜昌歎者殊不乏人故西園笥中

之蠹餘亦稍稍布滿東南侯亦嘗一遊日乎侯之
令我長寧也不過五嶺之一彈丸地耳然亦巖邑
也鐵嶂擁其後石溪環其前左以七十灘爲池右
以九曲嶺爲郭山溪之雄昔爲盜藪我朝 穆宗
皇帝三年立邑以來逮於今又非無事之日也自
侯下車屹然爲五嶺保障侯日執手版分其身於
簿書期會復大肆其力於鉛槧間若塵外人日作
霞上語今侯之詩與文具在日來雞壇之牛耳不
屬侯而誰屬乎某瞽目壤父也往歲侯介重幣索
某之管窺蠡測者以數語爲侯之詩與文介馴拜
命之辱不敢以固陋辭且三年矣乃能口授兒輩
以副侯命侯讀之亦唾地否今侯以 內召行矣
聖天子嘉與海內更始業有成命凡郡邑外吏以
內召至者徃徃獲登翰苑今日木天主人又不屬
侯而誰屬乎侯之善政善教仁聲仁聞當事者數
爲推轂其薦剡具在峴首之碑當自與鶴峯爭高
某雖固陋尚當從諸父老子弟之請濡筆從事

西園存稿卷之十七目錄

序三

壽制府大中丞蕭公序 代作

壽粵西千戶侯勝峰董君序

賀韓伯聲七十有一暨內君謝夫人偕壽序

壽李抑吾封君六十有一序

壽郡大父清白龍公序

壽李鎮東將軍七十有一序

壽雲陸韓年兄七十有一序

西園存稿 卷之十一
壽鄧玄度觀察六十有一序

壽新都孫子真七十序

西園全集卷之十七

羅浮張 萱孟奇甫著

元孫紹演來孫國樞補闕

序三

壽制府大中丞蕭公序 代作

今 上蓋以秋仲之十有六日爲天長節云是月也其位酉而酉於易爲兌兌悅也酉秀也物皆秀茂而悅無厭數也故律爲無射乃其辰且會於壽星而十有六日則旣望之日也於日爲盈於義

爲滿先是 肅皇帝天長之節亦以是日故其時
鴻茂醇鬯之化盈滿兩間而成一代 之盛

廟號世宗稱多壽焉天之篤生聖人類如此竊有
異者今大中丞蕭公復以是日而爲嶽降之辰抑
何奇邁也然公且先今 上若干年成進士而
上乃在宥是日也郡國之守若相旣已脩冷甲先
期函使效嵩呼以致 天子萬年之祝而粵東西
之郡國守若相乃復肅羔鴈屆是日伏轅門以爲
公壽蓋勺者之詞彬彬具矣時不佞適奉 命

東粵于役端州而又於公同里於公之仲儀部公
同籍敢無一言以從諸郡國守相之後然不佞非
嫻於詞若言復治司空城旦家言鞅掌靡皇卽言
何足以壽公然不佞對公車故以能明詩受知于
公稱門下士請終以詩進可乎烝民有之保茲天
子生仲山甫夫天監有明欲以鬯茂豐盈之氣培
我 國家永永無射之業故保茲下土而以鍾於
肅皇帝者留其有餘不盡之意凡五十餘年以
直鍾於今 上又且保茲天子以再鍾於今 上

者先微示其有餘不盡之意凡若干年而預鍾於公是今上之於肅皇帝後天者也公於今上則先天者也聖祖神孫明君良相所稱自天申之者非耶不佞某又不敢盡徵之於天夫江漢之對揚王休不洋洋乎侈稱萬年哉乃閱之矢其文德令聞不已及錫爾祉又何於肇敏戎公惓惓也爲之說者壽人者天天壽者人必有以壽其身也者而天下壽必有以壽其德也者而身壽夫公常理越人矣尸祝之者謂不減于曼倩德可知也以筆札給事佐人主賞罰十餘年至論白諸首爲不以實者人主且爲前席斥逐一二大臣以謝公逮卿太常爲大中丞則一填貴竹再填滇南又再填於荆襄之間今復進而填粵東西是公所爲壽其德以壽天下亦已至於南海矣夫粵東西非他填比不佞請言公之所以壽粵東西者夫粵多事之日久矣天性則然唯是嶺海之間率疎節而濶目故苞苴吏得以漁獵其民而日驅之使離於法又皆人人意行法且以庶幾乎戡亂之名以致其

下亦皆人人好行意不復問法何物故一時之郡
國守相所上爰書徃徃有任耳目之所不逮至或
以一牘而盡數命粵奈何不多事也故不佞自于
役以來亦徃徃多所縱舍以緣飾 聖天子好生
躋壽元元至意然卒無如左於郡國守相何而公
至卽苞苴者望風解去鷹擊毛摯之輩又皆化爲
祥鸞於是海之波不揚而山谷之嘯不聚也後不
佞而至者亦何幸得所藉手以自逭于戾是公之
所爲無縱詭隨式遏寇虐以壽粵人者卽召虎何
以加焉然召虎蓋起家幾四十年老矣而後有旬
翰之命以錫厥祉公釋褐甫五年卽晉而爲耳目
侍從之臣又甫十年卽晉而爲大中丞擁旄建節
西填貴南填滇東填兩粵 聖天子幾割天下之
半以錫公而公之肇敏亦幾於奉天下之半以對
揚 聖天子之休命蓋二十年強耳何渠悲歌勞
止一老翁而淮 平之爲津津辱我鼎彝也今公
且甫艾正嘉我未老之時 天子冲聖三壽作朋
間者西師之不然或履宵旰一旦召公贊樞筦而

西園存稿 卷之十七
執大七斟酌元氣則上天所爲先今 上微示其
有餘不盡於 肅皇帝者必今日而後不爲虛其
錫嘉祉銘鼎彝又當與社稷相靈長卽百年何足
以壽公哉然是一者一舉而 聖祖再舉而子
孫間以舉而賚我良弼不佞又何敢不一徵於天
勺者曰唯唯於是不佞請進而載賦奏假之章以
祝萬年爲 聖天子壽又請進而載賦烝民之章
以侑二爵而爲公壽

壽粵西千戶侯勝峰董君敘

百粵之西有千戶侯董公勝峰者蓋文士起家而
公之元子曰庶侯孝廉實以太常高等來司教事
至顯著矣然數從衆中目張生久之益習張生而
與張生年則又生同歲也於是急治書歸報公通
家人禮謂得張生晚卒驩甚故余雖未獲一奉公
杖履然得以心事公而知公今年秋公之仲子嘉
侯文學以公之命來問羅浮首蒼何狀而康侯之
寮若周君某暨其門弟子胡某楊某輩兢進而就

仲子以起居公無恙則康侯爲色喜徼天之靈而
再隲歲爲丁酉蓋家大人甲子當再更今且喜善
飯五十有九矣於是周君與其門弟子謀所以壽
公者謂余爲通家子實知公而命之言余謝不敏
然康侯顧時時爲余言家大人至悉也公蓋及事
其父應菴公者常以博士弟子高等受旣縣官日
有聲矣一旦以大司馬期遂從其伯兄後起受壽
非其好也時公亦且數爲弟子高等文復日益有
聲人人相慶董氏父子世儒當以儒起久之而應
菴公輒謝世孺子嚶嚶獨不念其先載在盟府乎
夫先人力而徼之原後人宷而棄之野謂國家何
夫武亦何負士也孺子固才而與漢時兩少年至
請組請纓不得一當乎雖然董氏世受儒至於應
庵公幾以儒起矣乃不獲竟語有之不於其身於
其子孫則康侯時方鬆風氣日上爲諸博士家言
藉藉著聞矣公始去博士弟子謁大司馬門每都
御史臺有所受成以上大司馬則有推轂公口粵
之全有韎韁之跗注者君子也特起於是卅後如

斗纒纒相繫矣而康侯又時時爲余言家大人雖不獲以儒起乎然悅禮樂而敦詩書則其所從來故每在行間輒先拊循而後軍興是以能多得士居常被服如逢掖不自知其爲冠而鶚也者諸當事繇爲褒重亦不知董侯之爲冠而鶚也者蓋數稱董侯爲儒將儒將云今幸承平久遂以扞圉人日從諸學士大夫講委蛇之業卽幸而獲封琅居胥禪姑衍登臨瀚海人固爲家大人從史而家大人殊不自得也張生曰公所稱天全者然與非耶然於公而得養生契焉語又有之苟酌者衆則速竭公故楚人不聞楚父老言其故相教之過荆莖王乎日夜不得休息以便生爲故故曰此荆國之幸而教之不幸也卽諸當事所稱况儒將儒將豈有淪漢成侯弟孫者當其擊弘農厭新柏華時祭洞出領下盡丹亦數危阨矣卽疾困不得自休以重茵輿進屯隴下更不復起抑何惕迫楮頓也夫依附風雲出萬死以徼尺寸僅博一大牢耳然而不遇博士升安在其爲成侯乎今公且坐致侯卽

不自愛其才以媚人主人主亦不愛其高廡以媚
公然亦麒麟閣勲耳無論用物弘而取精多爲道
家所忌卽以公有許誠與弟孫等比君能從諸學
士大夫委蛇而肆志以有今日乎故曰知蚤齋則
材不竭信然第令左據天下圖而右搯其吭卽
嬰不爲麒麟閣勲何足道也於是周君請問公之
幸也其國之不幸耶張生曰唯唯否否今 聖天
子右文而需才甚急夫以康侯之才誠不可一
卽誰起而徘徊石渠虎觀間爲國家潤色休明寧
惟公是幸將國家實幸故曰一尺之楮日取其半
則用者不竭夫公者取半者也余故曰所稱以大
全者然與非耶是役也寧惟公是賀將國家實賀
於是周君暨其弟子某某再拜鞞然國則有人請
先賀公遂相與次第余言以爲公賀

賀韓伯聲七十有一暨內若謝夫人偕壽序
聖中閑閑蓋相望矣。婚姻之好一彼一此非其子弟則其父兄如環之連如繩之系嘗數十世燦而不殊而韓與張爲最夫韓與族也羔鴈成羣青紫接袂豈不腆張氏之祧所敢齒遇寤有天幸公之內君即余之母姪也高門降衡無以下體余兒元炳遂獲館公貳室先弟國子又獲公之元孫而婿之親無失親故無失故則韓有伯聲張有孟奇又爲竄今公七十有一秋八月二十七日是爲公暨

揆之辰而內君謝太夫人亦且七十難老俗壽里
中無兩諸內外姻婭及諸縉紳縫掖皆持牛酒上
壽無不效哆口皇節厥詞佐勺者時余適棄郡歸
臥子舍卽不嫻於詞第婚媾以從受好以愛能無
一言自效觴事之末於是率兒炳携諸孫及炳婦
登公堂再拜觴公以慶公且自慶也夫骨肉親矣
世稱婚媾必曰肺腑此與骨肉等耳何言哉胥季
也異德合姓德旣異矣姓可合耶是肺與腑異強
爲一膜而後合也嗟嗟王裴以通貸失歡侯白以

誤呼敗盟袁呂以讒閉絕姪崔韋以盛衰易交甚
且壻不登翁門女不寧母室如昔人所戒德之二
三姓於何有余於公胡敢以同德自附獨生也晚
憶爲兒時嘗從好夫人拜公內君於滑陽舍中未
嘗不負劍荷屨以從公而公豈軒衡相睨就也公
已歌鹿鳴余始習象舞公遂折節爲文字交卒驪
甚及余舉兒炳公亦以其歲舉炳婦大司一章二
物遂經今炳之婦且有丈夫子三矣長者能負簋
稚者能執雉公家侍郎所稱纍纍外孫有携有嬰

扶牀坐。膝嬉戲歡爭者。日旋繞公膝下。以樂余母。夫人餘年。此又豈不腆張氏之祧。所能撫而有之。故以里中閭閻所覩。記稱肺腑交。如王裴侯白袁呂崔韋者。何日蔑有。而公與余則白首一日也。蓋公性簡澹。余亦性閒曠。公生平不作一機事。余亦生平不識世有一機心。公能唾面自乾。余亦能墮水自振。公坐客常滿。余亦戶屨常滿。公飲客必傾家釀。余亦飲客必罄鄰沽。公喜以歌舞自娛。余亦喜以聲伎自污。公不知天地。余不知高下。余亦不知

天地間何者。美惡公好。稱詩余亦好。覓句公晚而後。佛余亦晚而逃。禪公出而踣。跏一邑歸。則課耕軒冕不交。余出而坎塲一卸。歸輒灌園。公府絕跡。故彼此婚媾。皆可屈指也。唯公竄睨余。亦唯余最睨公。胥季又言之。同德合義。此豈爲余兩人設耶。余所不能同公者。公隄六望七之年。尚數舉子。今就館者。又且得雄矣。及老而傳。更能勅斷內外。勿復相關。優游泉石。如僊地行。余少公凡十有八歲。中庭謫謫。食少事繁。藥裹時親。房帷鮮御。五官之

用日就衰耗辟諸草木公松柏而余蒲柳也至於
偕老共牢白頭如賓則天實靳余公實得天余卽
欲同公天其可同耶第諸閥閥廼數謂里中不可
一日無伯聲有伯聲不可一日無孟奇又數謂里
中有婚媾亦不可一日無余兩人也故是役也始
而慶公亦且自慶繼而祝公亦且自祝夫肺腑一
膜榮瘁共之公德全全昌今而往其壽無算余幸
以兒女輩徼公之福不卽先犬馬亦無算計當爲
諸閥閥作魯靈光令兒炳携諸孫及炳熾鷄犬日
將荊犴時速有酒則消無酒則酌日奉余兩人者
婆娑碇岡榕水之間式相好也無相尤也庶幾胥
季所稱義以道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遷
廼能攝固保其土房者誠亦爲余兩人設耶余請
以是佐勺者卽不嫻於詞詞如是止矣若父子接
武於皇路兄弟聯鑣於天衢祖孫嗣響於文苑榮
備人爵樂極天倫善事吉祥一門咸萃則室言滿
室堂言滿堂矣無俟余言矣

壽李抑吾封君六十有一序

余於抑吾太公未嘗一撫塵也。歲癸丑公之象賢伯子康侯先生署教博羅時，余方以先太安人一日之養，戴笠着屐，請學爲圃於榕水之西，曰西園。以庶幾昔人間居之賦，好事者輒爲西園公笠屐圖而咏歌之。公聞而屬和焉。公之仲子俞襄君亦偕康侯先生，皆以詩至。蓋世講之誼亦臭味之同也。第康侯先生曰：自是野容堪入夢，恐勞玄幣到山亭。豈不知西園公爲溝中之斷，故黜之耶？而俞

裏君則曰西園饒樂事何必問鴟羹蓋能暗中摸
索西園公者敢不稽首然終不如公已從方外得
玄契肯向塵中逐世禁爲知我愛我且神交我也
又何必撫塵而遊哉今歲之夏五余幸初度康侯
先生復以詩見壽亦復以公及俞裏君之詩惠然
而來不肖萱拜命之辱始知公以己未之歲六月
二十二日爲覽揆亦甲子一週也於是博羅之籍
紳縫掖相與請曰是日也康侯先生當爲木天主
人豈能分身就公膝下以酌大斗乃以戊午是日

徵文於韓緒仲太史爲公效岡陵之祝其言辦矣
兒輩元炳元焯元炆元瑩兩孫堪臺及猶子元勳
皆康侯先生門下士也乃趨而進無言不報無德
不酬太公且以兒輩之師送珠擲玉爲家大人先
諸勻者家大人卽筆研久廢能無一言爲兒輩佐
師大斗於堂下乎余躍然獨立卽微若輩之請且
欲以一言自效於公矣古今之壽以久特聞者惟
猶龍氏耳此非公之先乎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
息者四事其一爲壽余若常謂猶龍氏非壽也世

以猶龍氏之壽爲壽又何必壽也蓋一百六十餘歲或云二百餘歲而猶爲周守藏室及周之衰也乃渡流沙化胡爲佛何其不得一休息也晉葛洪曰俯尊就卑委逸就勞背清澄而入臭濁棄天官而受人爵嗟嗟卽三千年洗髓三千年伐毛乃自苦耳猶龍乎猶龍乎得非以壽爲秦亦以壽爲役乎公年未半百且博士高等弟子也輒掉臂謝去之不一眴彼白首守藏者得不爲其後人輸一籌乎余聞之司馬遷曰學老子者絀儒學公與余皆儒也儒之言有虞氏也必得其壽復曰宗廟享子孫保而讀詩至於是寃是圖夫然後知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也康侯先生之大父曰同野公以貲雄里中好行其德嶺以南無不知有李同野者公以同野公爲父以我勵公岐庵公爲兄以康侯俞秉二難爲子而岐庵公又以天官葵孺先生爲之子一門之內詩禮濟美羔鴈成羣余嘗謂公之鄉非佛山乃佛國也不然何福門子之多生而極樂事之駢集耶嗟彼猶龍以母爲姓不知其父而終鮮

兄弟至作狡獪以太玄真符活枯骨而日親之且
婆娑二百餘歲膝下兒止一宗耳視公之前有作
後有述此吹埴彼吹箎籍咸廣受輝映閭巷猶驚
氏又不得不爲公復輸數籌矣故曰儒學亦拙老
子旨哉司馬遷之言之也自今而往公之吉祥善
事日升而月恒公之遐算長齡亦竹苞而松茂不
必洗髓伐毛又何至易姓名以隨元氣之變不得
一休息乎萱不佞竊幸多公一歲雖絕源懷躍馬
之想庶免高允墜車之患或可佐公大斗塞揚朱

口拍猶龍肩惟是天外之片心日來手中之數莖
日斷帶圍漸減夢筆未捐卽欲休息不可得也公
故苦吟鮑佳句癖吾二人者能不爲年壽所役亦
能不爲慧業所役否然公詩筒如織詩思如泉戰
勝而肥豈詩能瘦咄西園公幸不爲菌芝蠓蚋足
矣敢望公之爲冥靈爲大椿耶第公之以詩壽萱
也有曰咫尺丹丘尋伴侶葛仙風韻襲衣裾蓋命
之矣明之歲是之日康侯先生又計當從木天以
紅綾餅餤介上尊爲公再酌大斗西園公卽毫及

西園存稿 卷之十七
之尚能挂蒲帆以瓠酒芋肉奉公衣裾於塔坡汾
流間誦康侯先生山翁倒接離之句偕俞衷君如
所云翹首望蓬萊也兒輩復趨而進家大人之言
亦辯矣其副在管城以尋公異日丹丘伴侶之約
遂再拜而書之以爲公壽

壽郡大父清白龍公序

世稱清白吏必曰漢楊震之畏四知也千載一詞
矣余讀詩至白茅野麕之章竊有疑焉夫吏之清
白與女之貞潔等耳女不懷春士何從誘廉而有
孚金何從至故周書曰女誠貞必有不可犯之色
士誠廉必有不可近之色故人之不我知豈廉之
色不能拒故人於千里之外故懷金而前耶余嘗
持是說以槩今之爲清白吏者於西粵而得吳清
惠公於吾粵而得海忠介公又於清惠公之鄉而

西園存稿 卷之十七
得我郡大父龍公萱生也。晚幸從先司徒宦學。蒼梧爲清惠故里。及通籍西省。獲窺金匱石室之藏。復讀楊徐二公國朝名臣錄。得清惠公清白狀。凜凜至今。往家金陵。忠介時長留臺。折節忘年。朝夕促膝。交最驩。故嘗爲海中丞遺事。行於世間者。我龍公搜粟吳會。萱抱其關。爲忠介建節處。故得忠介清白狀。又最詳。乃知國家節惠。易名吳曰清海。曰介。知臣莫若君矣。我郡大父以某爲諱。以廉爲字。而自署曰清白。卽嶺內外江南北窮谷深山。兒童走卒。無不知公爲清白。清白云者。自釋褐而製錦。自領曹而分郡。旌麾所至。咳唾所加。洵如漢之游女。不可求。思何待天。知地。知爾。知我。知微色。發聲而後。故人之金不敢前。耶。故萱嘗儀之。清則介。介則忠。忠則憤。憤則奇。奇則寡。諸而取效。緩故清白之吏。劇切人主。易得罪。巨室難。憤激一時。而蹈九死。易。溪刻終身。而歷百折。難。震竦廊廟。若虎豹在山。易。彰徹葦屋。若鬼神臨。泣難爲龍公。於清惠。忠介之日。則龍公易爲清惠。忠介於龍公。

之日則清惠忠介難此何以故漢宣帝口庶民所以安其田里亡歎息怨恨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其惟良二千石乎清惠忠介脫簿書則師帥出噴室則鼎席諫行言聽膏澤下民又若計日而見售未嘗局守一郡置其寡諧之身於踈遠之地以取效於上下釜鬲之日若我龍公之一麾數載仰屋而嗟約結爲家子高也故曰爲龍公於清惠忠介之日則龍公易也夫宣帝精核賢主也子高察廉者也其爲山陽太守何所釜鬲猶然以直守遠郡其路亡由爲嘆二千石之難類如此我龍公之分郡也非巴則循非崑則療起家二十有四年而猶積薪於二千石所稱寡諧而取效緩者非耶然公入循甫下車鼠而社狐而城者韜首傳翼而飛血人於牙者匿影無論窮谷深山兒童走卒知吾郡中有一清白公在皆能自免於嘆息而怨恨卽部屋間晦息夢寐亦若戶置一清白公洋洋乎如在如左右不可度思也誰得而射思耶故曰爲清惠忠介於龍公之日則清惠忠介未必易也

然萱又讀詩而嘆九十其儀且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而知婦道之難也有婦人焉其於精五飯羃酒漿縫裳衣如孟母所云者曠而弗習僅硜硜然自號於人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而詒罹實多又何取於儀之九且十耶我龍公爲令令各爲守守名吾儕小人何足以歌樂職第嚮其利矣今三年之成奏於期月搗租捋荼不辭拮据且瞿瞿然朝不及夕而十邑之令若丞簿若尉舉無一人足以當吾之發縱而指示者旣以其身爲尊章又以其身爲婦媳旣守巴而又守循是欲公爲短綆之汲爲無米之炊又欲公工於織素復工於織縑也以清惠忠介處此難耶易耶然而庾樓之興不減聚星之堂日開於豫徧於湖山嘯歌倍於案牘繫我龍公益曹大家所稱筭律中之才士也豈特門巷不容雞飛如清惠壽母市肉二觔如忠介爲硜硜之貞媛而已耶今夏之五二之日公正覽揆不肖萱草莽之臣不敢從諸縉紳玉飾歌詞以侑勺者第在公守于

二十餘年計偕則同席執戟則同曹紀綱四方則
同地今而後雖雲泥異途榮枯異候第臭味同肝
膽同一日之千秋亦同也是日也一則以喜矣敢
不效華封之祝以戴二天惟是三祝者皆不足以
當公則聶需退矣夫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寧此天
實錫公麟趾振振業與元愷齊其伯仲亦自天申
公而公且以清白遺之矣猥云多富公得毋唾地
耶豈不敏第以公之遺子孫者頌公且以祝公名
雙字宙弊同天壤令清惠忠介得公而三籠蓋伯
起張吾兩粵以間一歎懷千金此鄉多寶王之口
更鄭西湖一杯之水爲公旌心供羅浮一拳之石
爲公礪齒令彼昌邑故人橋舌此公車塵馬足間
漱石枕流之故人所爲效一言以代三祝者公亦
唾地否耶

壽李鎮東將軍七十有一序

歲辛丑鎮東李將軍以世爵萬夫長課上勲簿爲
天司馬所推轂縮符碣石者凡十年時余以露門
博士請急歸獲濡筆爲將軍撰述副在羅浮今
上嗣服之二三年九月二之日則將軍懸弧日也於
是邑諸生某者復介弊而授簡於余此西園公三
十年前所爲撰述且有後命曰濡筆以俟燕然之
銘者也今春秋七十有一矣里中諸縉紳縫掖皆
操觚以侑勺者西園公白首之交也能惜一言乎

余受而卒業人有恒言五福先壽余竊否否夫及
裘負薪曳泥帶索卽千百其年亦桎梏耳李將軍
之七十有一也豈天以完壽申之復以完福付之
耶昔之將而老老而復將者莫若劉宋之沈太尉
弘先元魏之傅平東脩期脩期年八十往往自稱
六十九諱言老也弘先之乘三望車也蓋亦八十
餘云然義陽之役脩期矢洞左股幾令敵人有傷
大將名而玉環之刀一獻白首之誚忽聞嗟哉弘
先且語塞矣金鏤七箸雖大夫爲先彼兩綰之夢
亦旋兆也誰謂壽爲福之先耶今李將軍之壯而
將也是爲神皇帝端默之日四郊無壘固將軍
之榮李將軍之老而傳也又爲今皇帝赫怒之
時四郊多壘非將軍之耻不必詩詠張子房不必
足捫漢高帝兩鬚如漆甲子未周業已捐肘後之
黃金歌山中之白石日乘猪鼻車逍遙東海若置
其身於三神山金銀宮闢之間亦不必棄清明門
徙婁湖宅指地示人曰錢盡在此也第日呼子若
孫牽衣繞膝分甘含飴鼓腹而遊引足而臥日三

竿而起不知人間有圖形之勳亦不知人間有皴
 眉之事神不勞精不竭享彼全福結此大年海屋
 之籌且當充棟七十有一何足多哉惟是壽之脩
 短不於其身於其子孫嗟嗟以弘先為父以文叔
 文季為子余不忍言之矣即九歲為主簿長而彎
 弓三百斤立馬上與人爭騁如叔偉者至不能免
 賈馮身後之爭而遺斧斫桑棗根之憾以此而荷
 析薪竊為脩期不取也今將軍之哲嗣克洪才氣
 無雙自是關西將種一膺世爵當事者數騰薦剡

遂復鵲起而縮碣石之符竟將軍之履素竟日

者巴黔之豕方突遼海之波尚揚聖天子方旣

食拊髀以刷先帝之恥 克洪勉之帶礪河山

非異人任露門博士濡筆於二十年前以銘燕然

者將於克洪是望是將軍之壽以福而完又以子

孫而永河山竝峙天壤俱弊沈太尉傳平東而有

知能不為將軍輸一籌乎余生而少將軍者五歲

竊有天幸七兒十孫頗好紙筆然皆效投檣之蜂

力鑽故紙不知何日出頭視將軍膝下金橫階前

西園存稿 卷之十七
玉立舊日鼓角尚爾誼騰異日風雲正湏叱咤卽
西園公亦輸一等壽獨麴蘖能了五齊錄事未失故
吾轉思白雲之會飛將軍如鯨汲川酸博士如波
捲白未審將軍亦復能尋雞黍之盟命呂安之駕
如公家元忠携箏挾脯相與勸加餐以叙契濶乎
不腆小園固將軍之平原也華封老人幸爲西園
公一詳詢之

壽雲陸韓年兄七十有一序

神宗皇帝之十年東粵上賢書時郡拔十而里得
五余與今大叅知叔捷先生及余同母弟仲蔚先
生猶子伯舉故興安令何俞之也歲丙戌先生獨
成進士去卽卽陪京以高等守皖更守漳報最憲
蜀復叅知蜀藩俞之齒最長僅一仕爲今年六十
有四仲蔚僅官國子伯舉一命未沾皆不得下壽
余後先生而生凡四歲生之月後先生凡八日又
後先生十有三年以老公車通籍西省徙官版曹

一麾守夜卽輒中考功令罷歸逮於今未卽先犬馬獲從先生杖履爲煙霞泉石之友者余一人而已先是里中成進士者徃徃位不滿德年不滿位惟李公思誠官少司空年止六十張公廣漢官少司馬年止四十有二日來大叅知若瓚黃先生僅稱絳之亥人人猶以爲憾是二百五十餘年里中諸縉紳祿位名壽天若嗇之以畀後之人而吾五人者其名位祿壽孕靈於羅浮發跡於壬午天亦皆嗇之以其全獨畀先生三三稱以其半畀西園公才難才難不其然乎今甲子載啓先生七十有一矣覽揆之日里中諸縉紳縫掖相率舉康爵而脩難老之詞謂西園公世婚且同人也宜授簡余再拜唯唯卽弗獲命且欲效一言以從勺者拜命之辱其敢以不佞辭時曾太史澤卿先生業先園公爲先生之宗人脩詞以進其言甚具第曰先生不受人益故不受天損余竊疑焉請以臆對家元城公居唐德宗朝始終食祿七十年未嘗一日休澣及圖形凌烟閣年且九十有七亦未嘗一日言病

我朝王端毅公恕八十尚官大司農日值覽揆諸子姪門義相率乞言名筆以介公壽公輒拂然而起老臣方以觴力殉國家若輩奈何耄耋我而壽我此二公者非不辭人益者耶而亦不受天損類如此今聖天子寤寐眷眷一時三事非季連之孫則營丘之祖以余同人若端之區季方罔卿潮之林君馭廷尉書空歌驥徃徃以善病聞看桃玄都車一生耳則神日益王五官日益強日載名刺數百番益不自少假客從長安來曰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卽無童心且有童色矣此又非不辭人益不受天損章章較著耶先生自成進士以至參知藩政受人益者甫二十年業已不受天損而有今日當事者章數十上皆首爲先生推轂問者聖祖在御且詔王爵需次以追鋒召先生而時有李泰伯朝無中人之歌遂令弓旌無色今之日先生授玉杖鋪糜粥之日乎卽時有所托焉以鏡之昏濁而養吾日以跡之郤曲而尊吾足然而少林廷尉區罔卿尚數歲先生誠幡然起而應東

帛則受人之益當不減家元城王端毅而不受天
損且爲季連孫爲營丘祖其年齡又豈可以歲月
計耶於是諸縉紳縫掖有越階而更端者听然曰
園公第知先生之受人益不受天損不知先生之
受天益亦不受人損也先生之雋南宮也行卷一
時長安紙貴有韻無韻屑玉碎金兩漢三唐遍相
位置且能爲文人不習爲吏者一酒之守皖皖治
守漳漳治峴山有淚畏壘有祝居常軍旅未學入
蜀蘭錡是親探虎穴以訓定奢孽鞭馬腹以驚懼

安煖今大司馬王公象乾大冢宰周公嘉謨共事
讓功之刻具在藉令蜀之僚不修郤蜀之帥獲借
才 聖祖時朝有中人令巴蜀黔筑之間獲瞻先
生舊窰牖戶綢繆將百年是芑何至風雨飄搖材
亡實落筮而遇蠱雄狐見止如今日哉有斐先生
父經武緯非人力也天益之矣一辭而退三徑長
開白髮金章溪山生色膝下之青雲鵲起階前之
蟾鳳虎跳高朋勝侶美景良辰徘徊松園徜徉碇
石竟日開口竟夕忘疲不解人間有皺着事數躋

華撫皆垂索歸丙舍乙田一從鼠雀故自壽日物
情冷暖浮雲外又曰且喜諸兒不厭貧何物人損
得以損先生哉惟是芝蘭室中如防敵國之語此
人損耳先生且曰居易俟命盡心事天又何損焉
余再拜唯唯西園公不受人益亦不辭天損者也
故漆園曰無受天損易西園曰無受天損難漆園
曰無受人益難西園曰無受人益易不佞西園惟
以漆園所難者壽先生益有侈心焉王文穆定國
之帥杭也有同人老編伍者文穆疏諸朝一日三
遷其人謝之以詩東風原沒兩般風先生其勉受
人益今王文穆不得獨占東風稍分餘瀝以益西
園可乎時先生猶子明府公寅仲太史公緒仲撫
掌揶揄西園之祝先生蓋自祝也不知異日者西
園能分受先生之人益否請以先生今日大斗之
餘瀝以瀝西園於是諸縉紳縫掖爲先生再進大
斗無筭相與烘堂一醉令管城子次第其語侑勺
者而張諸壁

壽鄧玄度觀察六十有一序

魏文帝曰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華止於一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余每誦斯言未嘗不致憾於王元美司空文章之九命也其七爲揚烏夏侯榮以逮王濛歐陽詹輩此一言也君子以爲不智矣魯叔孫豹有三不朽其一立言言不朽矣安問年哉故余嘗衡鑑千秋輒持其說爲揚烏歐陽詹輩下一轉語今白首矣而得玄度先生乃躍然自信子桓之言

真千穉之衡鑑也歲丙寅春二月六之日是爲先生覽揆之辰友人周貴謬遣急足授簡索詩爲先生壽豈以隣仙樓中介此春酒者非西園公不能獻范蠡五湖圖耶戊午之歲我生之初也先生偕陳司徒儀翔繪老子青牛圖賦詩見壽蓋中心藏之今先生舉康爵矣卽非貴謬之命且脩詞而進唯是我輩之壽先生也可問年耶宋淳熙初德壽嘗以慶典大賚年七十者賜爵時有溫陵老農百二十有三歲矣爵不及樵者詰之老農曰年有不

同貧賤之年促以短富貴之年寬以長故年之富貴一日可當二日年之貧賤兩日止當一日吾之年甫六十有一耳何敢妄徼恩寵夫老農亦第知有富貴之年而已我輩之年卽叔孫豹所稱一日當千秋者元美故不曉事且以揚烏輩爲無年况老農耶第上立德次立功又次立言余於叔孫亦微有憾焉嗟嗟言之不立即立德立功何以照矚三才暉麗萬有然言亦難矣賈長沙有意無才斑仲堅張平子潘安仁有才無筆楊子雲有筆而無

精神蘭陵龍門不能爲賦杜少陵十首以前較難
入李青蓮百首以後覺易厭陶彭澤聖賢羣輔錄
家文獻龍池記韓昌黎送符讀書柳宗元五就贊
皆以其長自露其短言何容易而今德與功先之
今先生之德鄉評具在先生之功官評具在先生
之言我輩具在間者長安社中鞭弭周旋蕭損之
祝無功朱元价鄭輅思謝友可湯嘉賓沈伯含徐
鳴卿米仲詔畢孟侯蔡元履王木仲李伯遠劉百
世陳元朋張惟和諸君子者狎主齊盟固令賈馬
斑楊李杜韓柳十數公索賦以從且不知牛耳誰
執而聳先生咳唾則氣索神盡王賦阮章孔書陸
議惟先生之馬首是瞻矣今先生之言亦具在隻
語片詞有韻無韻誰敢與先生齊足而並驅者然
諸君子阿私所好往往竊語先生姑少避之當放
孟奇出一頭地先生亦竊語余中原無我卿當獨
步此騁我耳何物張生旣不能爲諸君子捉刀迺
欲爲先生誓矢得無化腐草以幾若木乎故余過
鏡園有千秋自光焰何必冷灰然語益實錄也嗟

余耄矣百念俱冷一切皆空唯綺語葛藤書淫傳
僻不能不驅此兩目仰看屋梁而欲爲陽里子杜
子夏鄭康成者數矣先生數相告語張子湛之誠
范武子者不可不念也復以書來老年事事可省
必省之又省以至於無向蒲團一探真諦則先生
爲我矣敢不稽首竊有疑焉宋儒鄭景望曰存之
則爲仙棄之則爲佛夫惟有故存惟無故棄先生
隣仙矣復佞佛耶豈以德不必有功功不必有言
三不朽者兼有之矣的的者獲提提者射天道惡

盈故遺埋存異尋虛逐微從賢劫中證彼慧業以
青牛出關者爲未足而更作北鬱單越王耶余嘗
緇佛本行經毗奢羅密多羅之教太子也蒼頡上
行而下右行爲梵左行爲佉盧凡六十四種陶隱
居曰天上未有不識字之神僊園公曰西方亦未
有不識字之菩薩故佛曰文佛人而不文佛於何
有無之又無文於何有先生卽欲空其所有亦何
必從其所無豈以北鬱單越之三千歲者皆非立
言者耶夫粵鶉火也鶉火文明之象蓋二百年獨

鍾於先生故歲陽柔屯歲陰攝提格以木納火其
文愈明而月在夾鍾辰在降婁壽星見焉先生之
生也又釋氏下生迦文成道之前二日也慧荼僊
人無量壽佛皆爲先生前身我輩之壽先生也可
問年耶嗟嗟龍目豕足牛頭驢髀爲聖火馬爲日
遊神如鷲集上林雉竄文圃恨無才應制空有素
虔祈卽一日當兩日三千年洗髓三千年伐毛出
關化胡亦不過如蘇端明夢中祭土牛衣被丹青
成毀須臾耳不可與揚烏夏侯榮輩較脩短又可

與先生同歲月乎余故曰我輩之壽先生也不壽
年也先生之象賢于田于都二難聞之听然有是
哉園公之論年也亦園公之年乎余謝不敏徼天
之幸先鏡園主人而生者八年矣獲令如韓退之
百年未滿不得歿又如杜牧之得年七十更萬日
爲先生隣人崔紫霞鼎邊雞犬奉先生杖屨以問
昔友元美之口令曹子桓亦躍然自信異日者成
佛固不能在先生前卽生天亦不敢在先生後此
又慧荼庵主人一日當千秋者也貴諤亦復听然

西園存稿 卷之十一
受簡余遂攜兒輩元炳等賦一日千秋詩旅進澄
瀾堂下從于田于都一難佐康爵爲先生壽以勗
我輩之千秋自命者

壽新都孫子真七十序

余往家金陵浪跡黃山白岳間爲故司馬汪伯玉
下榻太函者半載因得子真於裘馬場中恨相見
晚時子真三十有四余三十有一皆美少年也子
真稱詩著聞又善新聲間度曲以小令噪江左而
游戲翰墨工寫照不減顧席頭數把余臂有天際
真人想爲余寫一小像遂別去三十有六年遠矣
如雨絕天客從金陵來數爲余言新都有孫山人
者捐重貲購其家子荆酒樓故址於莫愁湖上重

構一樓亦曰孫楚酒樓述祖德也故方伯陳玉叔
太史焦弱侯諫議祝無功皆爲傳紀詠歌其事余
心嚮往之不知山人卽子真也夏六月余方苦目
青却埽園丁聞剝啄聲則白髮被兩肩踉蹌竹下
一以爲劉遺民之覓家祖希一以爲羅宅仁之覓
桓元子又或以爲王子猷之欲寄人空宅也謹謝
客客獨不聞園公之爲樂安老鷹乎卽王右軍至
亦且望岫息心客其休矣子真則固以請僦非求
贈其非嗜白芋肉亦非欲種此君者園公卽避客

人苦竹叢中奈何避三十年前裘馬場中一老僮
乎且手一編求通凡若干像自伯玉司馬而外皆
園公生平金蘭之契往往見顏色於梁月者諦玩
數四不覺歔歔泣下生者如覲面死者如復生子
真復固以請園公三十年前一小像伊誰之筆今
不遠四千餘里令爾我面孔相向亦以老僮所梓
諸名流小像行世獨闕一丘壑中人故欲借園公
爲謝幼輿耳余故善忘不復記憶有小婦掌書記
者聞而憬然兒香奩中故有一小像嘗疑爲公美

少年時憨態將無同乎亟索之則子真名姓具在左方嗟嗟子真一日不至此像一日不索今隄三十有六年乃復覩三十年前本來面目豈偶然哉因憶楊誠齋贈畫師葉德明詩相逢可惜遲十年不見詩翁昔年少今子真幸見年少之詩翁矣遂倒屣以迎投轄寶研池中疑從夢中來共作夢中語而喜可知也酒數行子真輒登樓盤礴復爲園公寫三小像一笠屐圖一夜讀圖一衣冠立庭圖較之三十年前所寫者形神了不相肖小婦董觀

感園公卽觀老何渠描寫若是嗟嗟昔爲楊柳今爲甘州自非王子晉安能常美好耶因憶游誠之畫記出三像懸於通衢觀者如堵始則搖手去之此豈西園公乎旣則去而復返撫掌大噱園公哉園公哉余友韓緒仲太史聞而善之亟迎子真寫其像余遂誦蘓子瞻贈妙善師詩以謝子真生平慣寫龍鳳姿肯顧草間猿與獐敢不稽首龍鳳謂緒仲也久之余友寶安鄧玄度觀察亦聞子真爲園公上客急足來迎六月二十有八日子真襟被

登舟則子真懸弧之辰也余乃移酒船借緒仲及
緒仲之尤明府寅仲酌大斗以壽子真二仲咲謂
余子真能圖園公以貌園公獨不能貌子真以言
乎卒授簡先是子真欲蠟其屐脩謁四百三十二
君者數矣苦雨弗克往玄度迫欲得子真子真遂
行余亦宿諾止用子真見贈之韻得詩一章却贈
之有曰去寫隣仙樓上貌紫芝眉宇碧霞裾玄度
下榻隣仙樓玄度鏡園之樓也時余同人尹用平
明府溫爾惇刺史亦皆玄度金蘭契中第一流人
皆得子真寫一小像嘖嘖謂虎頭再出大噪國中
至欲以鉄爲門限如子瞻所云都人踏破鉄門限
黃金白壁空堆牀矣子真掉頭不顧遂借平爾
惇入羅浮園公繼至則朱明水簾石洞青霞諸名
勝題詠已滿矣子真旣乘興來卽興盡不返復襟
被借平爾惇再宿小園徵歌選妓申旦不休者
凡三日至以宿諾責文逋於是二仲復爲子真傾
家釀脩爵無筭第余貌子真以言而壽子真亦自
壽也子真能圖園公於三十年前矣自今而後再

三十年更令四百三十二君駕颿輪迎我子真下
榻飛雲之巔復圖一像如成都許畫師圖羅浮寓
仙朱桃稚也懸於五老峰下令來觀者投錢二千
不猶愈踏破鉄門限耶子真啞然四百三十二君
實聞斯言其敢有離邊於是用平爾惇玄度及二
仲復脩爵無算既醉子真且醉園公咄咄二人自
今而後再三十年所不如約者有如此日余遂起
而次第其語以窺子真行李子真名湛別號四游
新都之海陽人其子榮時尉寶

安非其好也漫於羅浮者

安非其好也漫於羅浮者